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二百二十三 經部

春秋公羊傳注疏卷十九 起襄公元年盡十一年

漢何休學　　唐陸德明音義

襄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音義殖市力反

傳宋華元曷為與諸侯圍宋彭城注据晉趙鞅以地

正國加叛文今此無加叛文故問之疏注解云即定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及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傳云此叛也其言歸何注云據叛與出入惡同以地正國也又注云軍以井田立數故言以地傳又云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為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注云無君命者操兵鄉國故初謂之叛后知其意欲逐君側之惡人故録其釋兵書歸赦之君子誅意不誅事今華元與諸侯操兵鄉國而不加叛文故難之云宋華元曷為與諸侯圍宋彭城而不加叛文與趙鞅異乎然則趙鞅以采地之兵逐君側之惡人以正其國其意實善而春秋必加叛文者正以人臣之義本無自專之道若其許之恐惡逆之臣外託興義之兵内有覬覦之意是以雖為善不得與之

為宋誅也注故華元無惡文音義為于偽反下為宋楚為并注同疏注解云雖云操兵鄉國但禀宋公之命與諸侯之師逐去叛人以衛社稷春秋善之故無惡文也其為宋誅奈何魚石走之楚楚為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魚石之罪奈何以入是為罪也注說在成十八年書者善諸侯為宋誅雖不能誅猶有屈彊臣之功疏魚石走之楚解云即成十五年宋魚石出奔楚是也○楚為至魚石解云即成十八年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是也○以入是為罪也解云言魚石於成十五年初出之時直是與山有親恐見及是以辟而去非其大罪也至成十八年外託楚鄭之兵以伐取君邑遂居彭城與君相拒失人臣之

義非順行之道故曰以入是為罪也注解云說在成十八年即謂成十八年經具說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之事言上舉楚鄭伐宋下即言魚石復入復入者出無惡之文明其出奔楚時非其罪也但倚託楚鄭伐取彭城為大惡故此傳云以入是為罪矣非謂成十八年更有解注傳云為宋誅而知不能誅者正以助其君討叛臣義之高者若能誅之理應在見似若昭四年經書執慶封殺之今但言圍而無殺文故知不能誅雖不能誅猶有屈魚石之功是以春秋書之善其為宋誅矣

楚已取之矣曷為繫之宋注据莒人伐杞取牟婁後莒牟夷以牟婁來奔不繫杞疏注解云莒人伐杞取牟婁在隱四年春其後來奔者即昭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是也

不與諸侯專封也注故奪繫于宋

使若宋邑者楚救不書者從封内兵也疏注解云案僖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傳云不與諸侯專封也然則不與諸侯專封取事一也所以或繫於宋或不繫於衛者彼以衛國已滅故無所繫不言桓公城之者不與諸侯專封故也今此魚石受楚之封入邑而叛是以奪而繫國以示不成然則不與之言雖同其不與之理實異是以齊侯封衛春秋實與楚封魚石繫宋以抑之云云之說在僖二年○經傳無文而知楚救者正以楚人去年封之故也楚人是時并兵于魚石魚石之叛抑而不成今華元討之即是宋國封内之兵也封内之兵例所不録是以楚救魚石不得書之知封内之兵例所不録者正以定公八年傳云公歛處父帥師而至經不書之是也若然哀三年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亦是封内之兵而得書者彼以國夏為伯討是以得書故彼傳云齊國夏曷為與石曼姑帥師圍戚

伯討也然則春秋不與蒯聵之直故令國夏得討之國夏得討之則非封內之兵也今此魚石不成叛是以與彼異也

夏晉韓屈帥師伐鄭疏解云左傳穀梁屈作厥字也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婁人杞人次于合注刺欲救宋而後不能也知不救鄭者時鄭背中國不能救不得刺音義于合二傳作鄫背音佩疏解云次于合者左氏合作鄫字也注解云知如此者正以莊三年冬公次于郎傳云其言次于郎何刺欲救紀而後不能也今此下文即有楚人侵宋言次于合魯人在其間故知與彼宜同例亦是初欲救宋而後不能是以春秋書其上次譏之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婁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音義〉剽匹妙反

晉侯使荀罃來聘〈疏〉解云諸侯為天子身服斬衰三年是以曾子問云諸侯相見揖讓而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然則天王九月崩而四國得行朝聘禮者杜氏云辛酉九月十五日冬者十月初也天王崩赴未至皆未聞喪故各得行朝聘之禮是也若然則四國行朝聘之時王之赴者未至於魯經書天王崩得在朝聘之上者公羊之義据百二

十國寶書案而為經雖四國未知何妨先書乎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疏解云隱三年傳云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而此書者即文公九年傳云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則書彼注云謂使大夫往也惡文公不自往故書葬以起大夫會之然則簡王去年九月崩至今年正月但始五月矣所謂不及時是以書之

鄭師伐宋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注不書葬者諱伐喪音義睔古困反疏注解云春秋之內諸侯之卒不書其葬非止一義而已或諱背殯用兵或譏其褁或刺不討賊枉殺大夫案此

鄭伯襄公之子繼體為君復非篡立從成十五年即位以來未有罪惡之事明其不書葬者不為上事明也而下文云冬仲孫蔑會晉荀罃以下云云于戚遂城虎牢傳云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諱伐喪也然則既不為上事下即有諱伐喪之文則知不書葬者正為諸侯諱其伐喪故也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婁人于戚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傳齊姜者何疏解云欲言成母謚不言宣欲言成妻與成謚別故執不知問 齊姜與繆姜則未知其為宣夫人與成夫人與注齊姜者宣公夫人九年繆姜者成公夫人也傳家依違者襄公服繆姜喪未踰年親自伐鄭有惡故傳從內義不正言也音義繆音穆人與音餘 疏注解云左氏以齊姜成公夫人繆姜宣公夫人而何氏不然者正以齊姜先薨多是姑繆姜後卒理宜為婦實無文据以順言之也且九年襄公伐鄭不書其至若非親母不應貶之至此矣言襄公服繆姜喪未踰年親自伐鄭者即襄九年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繆姜冬公會晉侯以下伐鄭是也然則襄公母死未期巳為兵首無恩之甚是故

為諱若為祖差輕可言是以彼注云不致者惡公服繆姜喪未踰年親自伐鄭故奪臣子辭是也舊云傳言惡襄公喪服用師故以祖為親毋所以甚責內是以何氏順傳文也者非也公羊之義口授相傳五世以後方著竹帛是以傳家數云無間焉爾以此言之容或未察止作公羊氏實不分明何以不得而要知傳序經意依違之者正以文與桓公九年曹世子射姑同故也案桓公九年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傳云諸侯來曰朝此世子也其言朝何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在曹與注云在齊者世子光也時曹伯年老有疾使世子行聘禮恐卑故使自代朝雖非禮有尊厚魯之心傳見下卒葬詳録故叙經意依違之也然則彼刺曹世子而傳序經意不正言之今此文正與彼同故知亦依違言之

叔孫豹如宋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于戚遂城虎牢

傳虎牢者何疏解云欲言鄭邑今不繫鄭欲言他邑有城虎牢之文故執不知問鄭之邑也注以下戍繫鄭疏注解云即下十年冬戍鄭虎牢是其言城之何注据外城邑不書疏注解云正以春秋上下無外城邑之經故也而何氏兼邑言之者正以外城國都亦有書者是以不得直言据外城國都其書之者即城邢城楚丘城緣陵城成周之屬是也其外城國都雖非常例要自數數有經是以何氏据邑言之取之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注据取牟婁疏注解云即隱四年二月莒人伐杞取

牟婁是也為中國諱也音義為于偽反下為中皆同疏注諱伐喪也解云考諸古本皆無此注且與下傳文煩重若有注者是衍字也曷為為中國諱解云正据莒人取牟婁不為中國諱矣而何氏不注之者以上文已据取牟婁是以不能重出諱伐喪也曷為不繫乎鄭為中國諱也疏解云曷為不繫乎鄭者正据下十年冬戍之時繫鄭也為中國諱也者若繫于鄭還有伐喪之義故云中國諱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歸惡乎大夫也注使若大夫自生事取之者即實遂但當言取之疏注解云若實大夫自生事即非諸侯使之取是以不勞為諸侯諱依實書之亦無傷故言即實遂但當言取之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公如晉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音義樗敕居反

公至自晉注盟地者不于都也以晉致者上盟不于都嫌如晉不得入故以晉致起之不別盟得意者成公比失意如晉公獨得容盟得意亦可知音義別彼列反疏注解云文三年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彼不舉地者以其在國都故也今此舉長樗故言不于都矣云以

晉致起之者昭二十八年春王三月公如晉次于乾侯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運何氏云不致以晉者不見容于晉未至晉然此經上言盟于長樗今若又言至自長樗即嫌似次于乾侯然亦不得入晉都故以晉致起其文也云不別至可知者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不得意不致然則此襄公得與晉侯盟宜直致地不致地者以其可知也言成公比失意於晉者即成公十六年秋公會晉侯以下于沙隨不見公傳云前此者晉人来乞師而不與公會晉侯將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罪也於是執季孫行父經又云公會尹子晉侯以下伐鄭傳云成公將會晉厲公會不當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為宗廟羞也於是執季孫行父是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婁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注盟下日者信在世子光也疏注解云言信任在於世子光若如盟日定否世子光制之然是以下日以近之由如文十四年注云盟下日者刺諸侯微弱信在趙盾之類何氏何以數言信在正以下十六年傳云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舊解云齊光亢諸侯之禮晉侯貴致大國衆人畏之故却日以待之非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

傳其言如會何注據曹伯襄言會諸侯鄫子言會盟

音義僑其驕反疏注解云據曹伯襄言會諸侯即僖二十八年冬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

許是也云鄫子言會盟者即僖十九年鄫子會盟于邾婁是也**後會也**注不直言會盟者時諸侯不親與袁僑盟又下方殊及之**疏**注解云若其諸侯親與之盟宜云公會單子晉侯以下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來會盟正由諸侯不親與之盟故止得言如會矣云又下方殊及之者即下云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是也言下方殊文道及陳袁僑盟是以此處未勞道會盟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傳曷為殊及陳袁僑注据俱諸侯之大夫也言之大夫者辟諸侯與大夫皆盟**為其與袁僑盟也**注陳鄭

楚之與國陳侯有慕中國之心有疾使大夫會諸侯欲附䟽不復備責遂與之盟共結和親故殊之起主為與衣僑盟也復出陳者喜得陳國也不重出地有諸侯在臣繫君故因上地**音義**為其于偽反注同不復扶又反下同重直用反**疏**注解云即宣十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是也知有慕中國之心者正謂使大夫如會是也且僖八年鄭伯乞盟之下注云時鄭伯欲與楚不肯自來盟處其國遣使挹取其血而請與之約束無汲汲慕中國之心故抑之使若叩頭乞盟者也不錄使者方抑鄭伯使若自來也然則鄭伯無慕中國之心抑言乞盟又不錄其使則今不言乞盟又錄其使則有慕中國之心明矣又知有疾者非直以其不

自来又見下四年三月陳侯午卒矣云復出陳者喜得陳國也者欲決成二年及國佐盟于袁婁之經彼不重言齊今重言陳者喜得陳國故也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是以傳四年傳云曷為再言盟喜服楚也故此注云復出陳者喜得陳國也春秋意必如此者正以楚人強盛諸夏微弱陳侯背楚故喜得之所以奪夷狄之勢益諸夏之榮也○不重出地解云正決襄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以下于宋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彼所以再出地者正以上無君故也今諸侯在臣繫於君故因上地目下十六年春公會晉侯以下于湨梁戊寅大夫盟之下不重出地者亦以為諸侯在臣繫于君得因上地故彼注云不重出地者與三年雞澤大夫盟同義是也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師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夏叔孫豹如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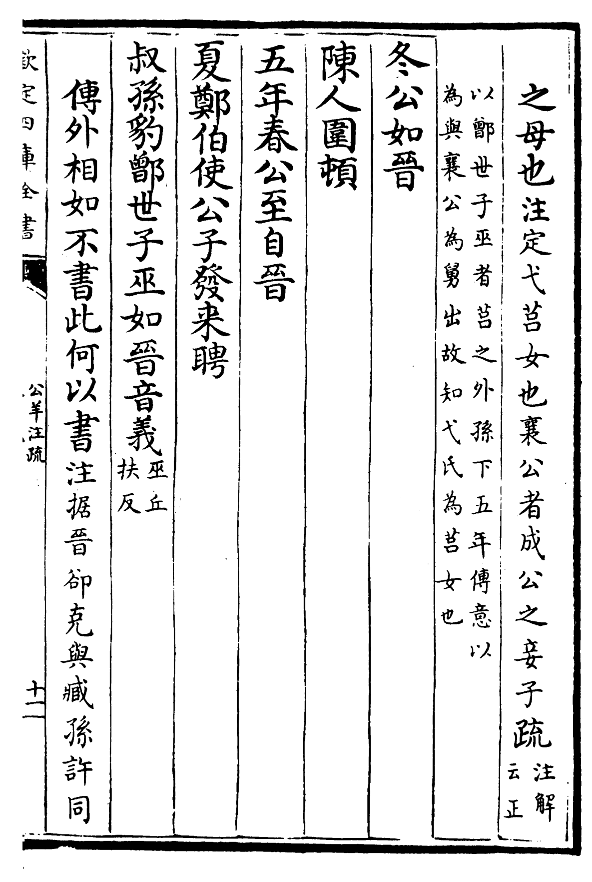
秋七月戊子夫人弋氏薨音義弋氏以職反莒女也左氏作姒氏疏解云

左氏經作姒氏字聲勢與此同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弋音義定弋左氏作定姒

傳定弋者何疏解云欲言君母謚不言成欲言是妾卒葬竝見故執不知問襄公



之母也注定弋莒女也襄公者成公之妾子疏注解云正以鄫世子巫者莒之外孫下五年傳意以為與襄公為舅出故知弋氏為莒女也

冬公如晉

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音義巫丘扶反

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注据晉郤克與臧孫許同

時而聘于齊不書　疏注解云成二年傳云云者是也然則臧孫許不書者自是恥之故也而郤克聘齊不書之者是外相如例不書故也是以据之若然桓五年夏齊侯鄭伯如紀傳云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何氏云据蔡侯東國卒于楚不言如也何氏彼据蔡侯此据郤克者欲逐其相類故也何者彼齊侯鄭伯是君且事不于魯故据蔡侯卒于楚不言如矣此鄫世子巫事非君且叔孫豹率之故據晉大夫與臧孫許俱行者所引譬連類得其象也且其齊鄭如紀州公如曹皆得書者彼文悉有成解

為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注以不殊鄫世子俱言如也　音義為于偽反　疏注解云正以不言及鄫世子與叔孫共作一文故知叔孫率之矣　叔孫豹則曷為率而與之俱注据非內大夫蓋舅出也

注巫者鄫前夫人襄公母姊妹之子也俱莒外孫故曰舅出疏解云謂巫是襄公舅氏之所出姊妹之子謂之出也言蓋者公羊子不受于師故疑若下傳蓋欲立其出也之類或言此蓋宜訓為皆若隱三年傳云蓋通于下似蓋云歸哉之類言襄公與巫皆是一舅姊妹之子也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注殆疑疑讞于晉齊人語音義讞魚竭反莒將滅之則曷為相與往殆乎晉注據當以兵救之取後乎莒也其取後乎莒奈何莒女有為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注時莒女嫁為鄫後夫人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于莒有外

孫鄫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主書者善之得為善者雖揚父之惡救國之滅者可也疏注主書者善之解云六年秋莒人滅鄫然則不能救滅而得善之者雖不能救有言之功故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稻注不殊衛者晉侯欲會吳于戚使魯衛先通好見使畀故不殊蓋起所恥音義善稻左氏作善道好呼報反

秋大雩注先是襄公數用兵圍彭城城虎牢三年再會四年如晉踰年乃反又賦歛重恩澤不施所致音義數所

角反斂力驗反

疏注解云圍彭城在元年春即經云仲孫蔑會晉欒黶以下圍彭城是也其城虎牢者在上二年冬遂城虎牢是也云三年再會者蓋謂三年六月公會單子晉侯以下同盟于雞澤下云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是也雖是一出行頻有二事停軍費重而致旱緣是之故得作然解云四年如晉踰年乃反者即上四年冬公如晉五年春公至自晉是也其元年夏仲孫蔑會齊崔杼以下次于合二年秋叔孫豹如宋冬仲孫蔑會晉荀罃以下于戚於此諸事豈不為費而注不言之者正以元年舉圍彭城二年舉城虎牢三年舉再會四年舉如晉年舉一事猶而言之見其致旱之由而已其餘不足舉者文略不悉耳其三年再會並舉之者以其皆會事可以一言而盡故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疏解云春秋之內君殺大夫皆至葬時別有罪無罪今吳楚

之君例不書葬不作他文以別之者蓋以畧夷狄故也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傳吳何以稱人注据上善稻之會不稱人吳鄫人云則不辭注孔子曰言不順則事不成方以吳抑鄫國列在稱人上不以順辭故進吳稱人所以抑鄫者經書莒人滅鄫又與巫訴巫當存惡鄫文不見見惡必以吳者夷狄尚知父死子繼故以甚鄫也等不使鄫

稱國者鄫不如夷狄故不得與夷狄同文音義惡鄫烏路反不見疏注解云經書莒人滅鄫者在下六年秋賢徧反疏其經稱人似貶黜之云又與巫許者即上文世子巫如晉是也許之許即合存之義然則上下二經皆非鄫咎故曰惡鄫文不見也

公至自會

冬戍陳

傳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為不言諸侯戍之注据下救陳言諸侯疏注解云謂歷叙諸侯即下文云公會晉侯以下救陳是也離至不可得而序注離至離别前後至也陳坐欲與中國被强

楚之害中國宜雖然同心救之乃觧怠前後至故不序以刺中國之無信音義雖七合反又如字十年注同觧古賣反疏注觧云其與中國者謂欲得與中國即上三年陳侯使袁僑如會是也其被强楚之害者正見諸侯戍之故也

故言我也注言我者以魯至時書與魯微者同文微者同文者使若城楚丘辟魯獨戍之戍例時疏注觧云以不載名氏及國直言其事者若莊公二十八年冬築微之文故云與魯微者同文矣云微者同文者使若城楚丘辟魯獨戍之者城楚丘在僖二年彼時亦直言城楚丘作魯微者之文魯之微者焉能獨城乎明其更有餘國是以書月見其非内城今此戍陳之經亦作魯微者之文魯之微者焉能獨戍乎明其更有

餘國矣故曰使若城楚丘辟魯獨戍之云戍例時者正以此文直書冬十年冬戍鄭虎牢故知例時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疏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賈氏云月為下卒起其義也

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注始卒更名日書葬者新黜未忍便略也疏注解云案僖二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杞子卒而於此言始者彼

注云卒者桓公存王者後功尤美故為表異卒録之然則所傳聞之世小國之卒未合書見非其常例矣至所聞之世始合書卒是以於此言始矣文十三年夏五月邾婁子蘧篨卒宣九年秋八月滕子卒其名日與葬皆未書今此盡録故解之也言新黜未忍便略也者即莊二十七年冬杞伯来朝注云杞夏後不稱公者春秋黜杞新周而故宋以春秋當新王者以其稟氣先王聖人肖嗣雖其微弱未忍便略之

夏宋華弱来奔

秋葬杞桓公

滕子来朝

莒人滅鄫注莒稱人者莒公子鄫外孫稱人者從莒無

大夫也言滅者以異姓為後莒人當坐滅也不月者取

後于莒非兵滅疏注解云莒稱人者從莒無大夫即莊二十七年傳莒無大夫此何以書是也○凡兵滅者例書月即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之屬是也今此非兵滅故書時矣以此言之即知僖二年晉滅下陽僖十年狄滅溫之屬皆蒙上月矣僖十七年夏滅項彼注云不月者桓公不坐滅滅略小國僖二十六年秋楚人滅隗何氏云不月者略夷狄滅微國也以此言之則知僖十二年夏楚人滅黄文五年秋楚人滅六之屬亦是略之故也其衛侯燬滅邢楚子滅蕭蔡歸生滅沈之屬皆當文自釋不勞備說

冬叔孫豹如邾婁

季孫宿如晉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傳曷為不言萊君出奔音義為于偽反注据譚子言奔疏注解云据譚子言奔者即莊十年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是也國滅君死之正也注明國當存不書殺萊君者舉滅國為重音義重直用反疏注解云欲決定四年四月庚辰蔡公孫歸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文也彼注云不舉滅為重書以歸殺之者責不死位也是也

七年春郯子來朝音義郯音談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小邾婁子来朝

城費音義費音祕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螽注先是鄉小邾婁来朝有賔主之賦加以城費季孫宿如衛煩擾之應音義螽音終一音鍾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来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于鄬音義鄬于委反字林几吹反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音義髡原苦門反左氏作髡頑操七報反一音七南反左氏作鄵疏解云正本作頑字亦有一本作原字非也

傳操者何疏解云欲言鄭邑封内不地欲言外邑文不繫外故執不知問其鄵字者非正本也鄭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内不地此何以地注据陳侯鮑卒不地疏注解云即桓五年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傳曰曷為二日卒之悈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是封内卒不地者故据而難之隱之也

何隱爾弑也孰弑之其大夫弑之曷為不言其大夫弑之注据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書音義弑音試下及注皆同疏注解云在宣四年夏六月書者謂書大夫名氏矣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注据歸生弑君不為中國諱音義為中于偽反下及注皆同鄭伯將會諸侯于鄬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為義則伐我喪注据城虎牢事疏注解云上二年經云遂城虎牢傳云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取之曷為不言取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諱伐喪也是也以中國

為彊則不若楚注言楚屬圍陳不能救音義屬音燭疏注解云即上文云楚公子貞帥師圍陳終無救文是也於是弑之注髡由中國無義故深諱使若自卒音義髡音禍鄭伯髡原何以名注据陳侯如會不名疏注解云即僖二十八年夏五月公會晉侯以下于踐土陳侯如會是也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注舍昨日所舍止處也以操鄭邑知傷而反也未見諸侯尚往辭知未至舍也云爾者古者保辜諸侯卒名故于如會名之明如會時為大夫所傷以傷辜死也君親無將見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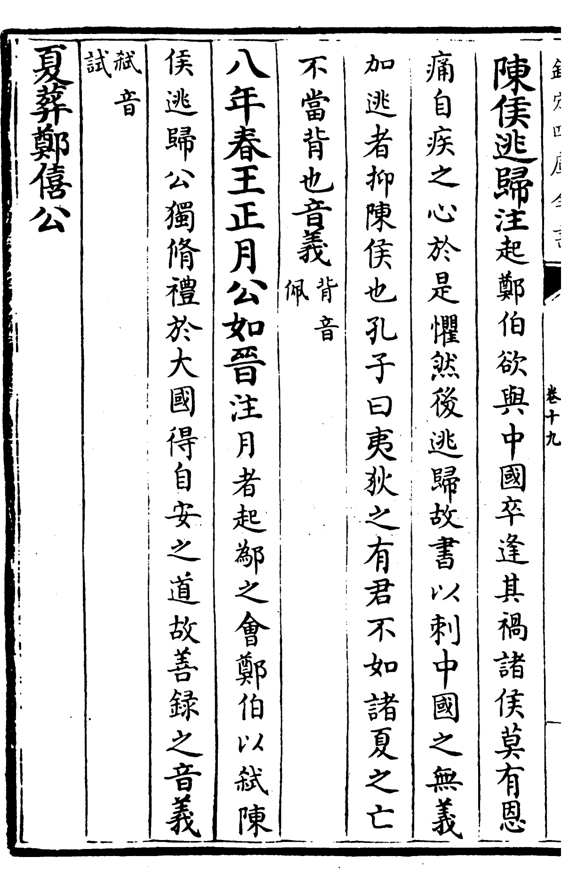
者辜內當以弑君論之辜外當以傷君論之音義處昌

慮反見辜疏注解云正以操是鄭邑操本去鄭彌遠賢偏反

是以知其見傷而還○凡言未見者有欲見之理知尚往辭若其廻還至舍便絶未見之義經不應得言未見故如此解○莊三十二年傳云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故此注引之其弑君論之者其身梟首其家執之其傷君論之者其身斬首而已罪不累家漢律有其事然則知古者保辜亦依漢律律文多依古事故知然也未見諸侯其言

如會何疏解云上陳侯如會衰僑如會之輩皆是至會今鄭伯既言未見諸侯而言如會故据未見而難之致其意也注鄭伯欲與中國意未達而見弑

故養逐而致之所以達賢者之心



陳侯逃歸注起鄭伯欲與中國卒逢其禍諸侯莫有恩痛自疾之心於是懼然後逃歸故書以刺中國之無義加逃者抑陳侯也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不當背也音義背音佩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注月者起鄬之會鄭伯以弑陳侯逃歸公獨脩禮於大國得自安之道故善録之音義弑音試

夏葬鄭僖公

傳賊未討何以書葬疏解云正以隱十一年傳云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是以弟子据而難之 為中國諱也注探順事上使若無賊然不月者本實當去葬責臣子故不足也音義為中于偽反去起呂反 疏注解云不月者本實當去葬責臣子故不足也者正以卒日葬月達于春秋大國之例今鄭為大國不月故如此解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音義燮素協反 疏公子燮穀梁作公子濕

傳此侵也其言獲何注据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戰乃言獲也疏注解云即宣二年春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

元是也公羊之義以為猶者曰侵故如此解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注時適遇值其不備獲得之易不言取之者封內兵不書燕如子糾取一人故言獲起有兵也又將兵禦難不明候伺雖不戰鬬當坐獲音義易以豉反難乃旦反伺音司又息嗣反

疏注解云易不言取之者春秋之義取為易辟故隱十年鄭伯伐取之傳云其言伐取之何易也者是春秋之義封內之兵例不書之故定八年傳云公斂處父帥師而至經不書之是也莊九年齊人取子糾殺之者是取一人之文凡言獲者用兵之文即獲宋華元獲陳夏齧之輩是也然則此傳言適得之即是易之甚者所以不言取之者其人是時將兵拒鄭但未即鬬戰封內之兵例所不書既不得書有蔡師若

言鄭人侵蔡取公子燮則嫌如莊九年齊人取子糾殺之然但取一人而已故言獲起其文是時亦將兵来云又將兵禦難不明候伺雖不戰鬬當坐獲者謂蔡公子燮當以被獲為坐罪何者以其於守禦之道不足故也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婁人于邢丘音義邢音刑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秋九月大雩注由城費公比出會如晉莒人伐我動擾

不恤民之應疏注解云城費在七年夏也公比出會者即五年冬公會晉侯以下救陳七年十二月公會晉侯以下于鄬是也如晉者即今年正月公如晉是也莒人伐我者即今年夏莒人伐我東鄙是也或者公比出會者即七年公會晉侯以下于鄬今年季孫宿會晉侯以下于邢丘是也然則季孫宿會而言公比出會者略舉以言之是以不復別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春宋火音義宋火二傳作宋災

傳曷為或言災或言火大者曰災小者曰火注大者

謂正寢社稷宗廟朝廷也下此則小矣災者離本辭故可以見火音義離力智反見賢徧反疏解云曷為或言災者莊二十年夏齊大災襄三十年宋災之類是○大者曰災小者曰火解云五行書云害物為災不害物為異者謂雪霜水旱螽螽之屬非謂火害與否與此非妨矣注解云本實是火而謂之災離其本體故曰離本辭災者害物之名故可以見其大於火也然則何氏以為春秋之義不記人火火者皆是天害也但害于大物則言災害於小物則言火且不如左氏人火曰火故如此注所以然者正以春秋之義重於天道略於人事人火之難何足記也然則內何以不言火注據西宮災不言火疏注解云即僖二十年夏五月乙巳西宮災傳云西宮者何小寢也彼注云西宮者小寢內室楚女所居也以其

非正寢社稷宗廟朝廷故謂之小若然桓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亦應是小所以不据之者以其御用於宗廟之物於小義不强豈似西宮為小寢內室乎內不言火者甚之也注春秋以內為天下法動作當先自克責故小有火如大有災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災也注是時周樂已毀先聖法度浸疏遠不用之應音義為王于偽反浸子鴆反疏外災不書解云莊十一年秋宋大水之下傳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注云据瀰移不書是也○為王者之後記災也解云春秋之義詳內而畧外是以外災例不錄而書皆善文又皆有傳釋不勞備載也注解云宣十六年夏成周宣謝火傳云成周者何東周

也宣謝者何宣宮之謝也彼注云宣宮周宣王之廟傳云何言乎成周宣謝災樂器藏焉爾注云宣王中興所作樂器天災中興之樂器示周不復興是也然則宣公十六年時周樂已毀而宋是王者之後先聖法度所存今復災之是法度浸疏遠不用之應也

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繆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注事連上伐不致者惡公服繆姜喪未踰年而親伐鄭故奪臣子辭音義戲許宜反惡烏路反疏注解云莊六年傳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者謂公與二國以上會伐竝有之時若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也然則今此若直同盟于戲而已容或不致今事連上伐若其得意宜致會若其不得意宜致伐無不致之理而今不致者惡其母服未期親自用兵不子之甚故不書致言奪臣子辭者正以凡書致者皆是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今不書致似若不脫然故曰奪臣子辭

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婁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音義柤莊加反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音義偪音福又彼力反疏解云左氏經作偪字音夫目反一音逼近之逼而南州人云道仍有偪陽類如逼近之逼矣

公至自會注滅日者甚惡諸侯不崇禮義以相安反遂為不仁開道彊夷滅中國中國之禍連蔓日及故疾錄之滅比于取邑例不當書致書致者深諱若公與上會不與下滅音義惡烏路反道音導蔓音萬公與音預下同疏注解云凡滅例月即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之屬是今乃書日故如此解也言反遂為不仁者則此經遂滅偪陽

是也云開道彊夷者昭八年夏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瑗十一年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三十年冬十有二月吴滅徐徐子章禹奔楚定十四年楚公子結帥師滅頓以頓子牄歸十五年春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之屬皆是强夷迭害諸夏故言連蔓日及是以變例書日疾而録之云滅比云云者春秋之義主書致者正欲别其得意以不故莊六年傳曰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是也若取邑例不書致所以然者取得他邑得意明矣何勞書致以見之乎是以僖三十三年夏公伐邾婁取叢何氏云取邑不致者得意可知例是也然則滅得他國義如取邑故曰滅比取邑亦不當致而致之者深為内諱使若公不與滅事故也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晉師伐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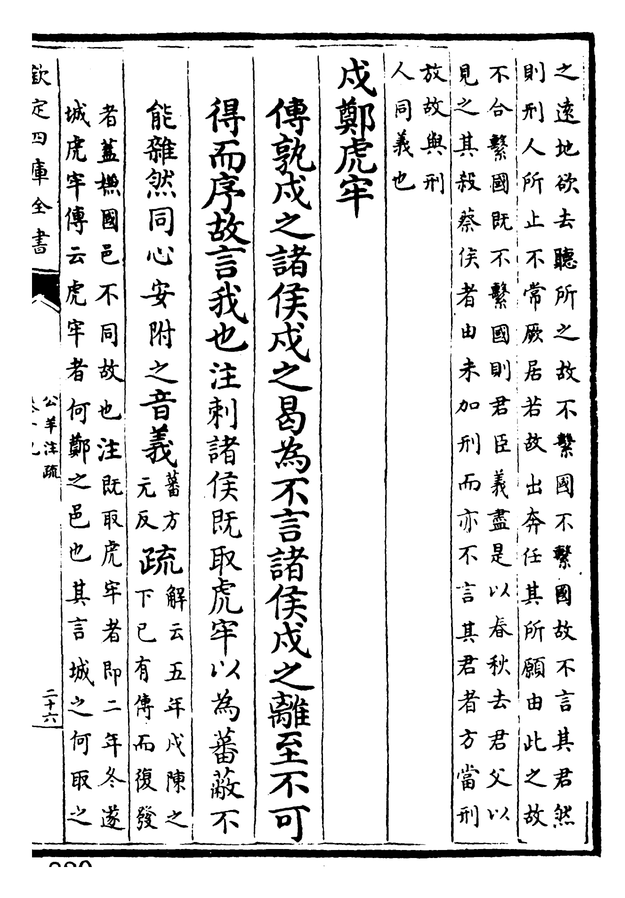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伐鄭

冬盜殺鄭公子斐公子發公孫輒音義斐芳尾反左氏作騑注不言其大夫者降從盜故與盜同文疏解云凡春秋之事君殺大夫稱國即僖七年鄭殺其大夫申侯之屬是也大夫相殺稱人即文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之屬是也今此士殺其大

夫故言盗矣是以文十六年傳云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注云賤者謂士也士正自當稱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盗注云降大夫使稱人降士使稱盗者所以别死刑有輕重也者是其士殺大夫稱盗之義也

注解云士正自當稱人宜言鄭人殺其大夫某甲今不言其大夫者正以士既降從盗故與盗同文也其盗殺者即哀四年春盗弑蔡侯申傳云弑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盗以弑何賤乎賤者也賤乎賤者孰謂謂罪人也彼注云罪人者未加刑也蔡侯近罪人卒逢其禍故以為人君深戒不言其君者方當刑放之與刑人義同然則盗殺蔡侯申不言其君今此士殺大夫降之言盗亦不言其大夫與實盗同故云降從盗故與盗同文也而哀四年注云方當刑放之與刑人義同者襄二十九年夏五月閽弑吳子餘祭傳云閽者何門人也注云以刑人為閽非其人故變盗言閽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注云不言其君者公家不畜士庶不友放



之遠地欲去聽所之故不繫國不繫國故不言其君然則刑人所止不常厥居若故出奔任其所願由此之故不合繫國既不繫國則君臣義盡是以春秋去君父以見之其殺蔡侯者由未加刑而亦不言其君者方當刑故故與刑人同義也

戍鄭虎牢

傳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為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注刺諸侯既取虎牢以為蕃蔽不能雜然同心安附之音義蕃方元反疏解云五年戍陳之下已有傳而復發者蓋撫國邑不同故也注既取虎牢者即二年冬遂城虎牢傳云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

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諱伐喪也是也　諸侯已取之矣曷為繫之鄭注据莒牟夷以牟婁來奔本杞之邑不繫于杞疏注解云即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兹來奔是也云本杞之邑即隱四年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是也　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注諸侯本無利虎牢之心欲共以距楚爾無主有之者故不當坐取邑故反繫之鄭見其意也所以見之者上諱伐喪不言取今刺戍之舒緩嫌於義反故正之云爾音義諸侯莫之主有絶句見其賢偏反下同　疏注解云上諱伐喪不言取者即二年冬遂城虎牢傳云云

是也不言取諱之似不合取既不合取戍之舒緩即不合刺而今刺之義似違是以春秋繫之於鄭見無主有明欲拒楚實無貪利即諸侯取之不合罪坐也故云不當坐取邑耳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疏解云公羊以為王官之伯宜半天子乃有三軍魯為州牧但合二軍司徒司空將之而已今更益司馬之軍添滿三軍是以春秋書而譏之故曰作三軍是以隱五年注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是其一隅也何氏之意以軍與師得為通稱而臨時名耳是以或言軍或言師不必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也

傳三軍者何疏解云欲言先有不應言作欲言先無軍是常役故執不知問三卿也注為軍置三卿官也卿大夫爵號大同小異方据上卿道中下故總言三卿音義為軍于偽反年末同疏注解云魯人前此止置司徒司空以為將下各有小卿二人輔助其政其司馬事省蓋摠監而已故但有一小卿輔之今更置中軍司馬將之亦置二小卿輔助其政故曰為軍置三卿官也然則問者云三軍者何師荅之云三卿也者謂言作三軍者正是置司馬之職三卿之官為軍將也卿大夫者皆是爵號但大同小異而已若總而言之皆曰卿大夫若別而異之乃貴者曰卿賤者曰大夫耳如此注者欲道一卿二大夫所以摠名三卿之意也言卿與大夫析而言之其實有異而皆謂之卿者方据上卿言其中下者遂得卿稱故得通

言三卿也其二小卿謂之中下者蓋二者相對復有尊卑若夏官司馬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軍司馬下大夫然

作三軍何以書注欲問作多書乎作少書乎故復全舉句以問之音義復扶又反疏注解云欲道所以不直言何以書而舉作三軍者弟子之意欲問春秋之義書其作三軍者為是嫌其作軍大多而書乎為是嫌其大少而書乎故復全舉經文一句軍之頭數問之若直言何以書但問主書無以見其數故言此也

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注說古制司馬官數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上士相上卿下士相下卿足以為

治襄公委任强臣國家内亂兵革四起軍職不共不推其原乃益司馬作中卿官踰王制故譏之言軍者本以軍數置之月者重録之音義省所景反相上息亮反下同治直吏反共音恭

疏注解云言古者司馬一官但上卿一人下卿一人上士一人下士一人而已所以爾者以其事省不作軍將故也何氏之意知古者但有司徒司空典事者正以詩云乃名司徒乃名司空不見司馬故知司馬事省摠監而已然則司徒卿一人其大夫二人司空卿一人其大夫二人司馬卿一人其大夫一人所謂諸侯之制三卿五大夫矣云襄公委任强臣者謂三家季孫宿之徒是也云國家内亂者謂舉事不由君命即下十二年遂入運之屬是也云乃益司馬作中卿官踰王制故譏之者言乃益司馬謂

添益其職内也作中卿官者謂于司馬内更作一卿官尊于小卿故曰作中卿官也言踰王制者謂過于先王舊制云言軍者本以軍數置之者其實置中卿而言作三軍者言本所以置此中卿官者正欲令助司馬為軍將將三軍故曰本以軍數置之云月者重録之者此事無例不可相決但言重失禮故詳録之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注成公下文不致此致者襄公但不免牲爾不怨懟無所起音義懟直類反疏注解云成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傳云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下云五月公會晉侯以下伐鄭注云不致者成公數卜郊不從怨懟故不免牲不但不免牲而已故奪臣子辭以起之者是其成公下文不致之文也今何氏難明前義故令上下相曉也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婁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伐鄭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京城北疏解云穀梁與此同左氏經作亳城北服氏之經亦作京城北乃與此傳同之也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婁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伐鄭會于蕭魚

傳此伐鄭也其言會于蕭魚何注据伐鄭常難今有詳錄之文音義難乃旦反疏注解云謂以上伐鄭多以伐致作不得意之文故曰常難言今有詳錄之文者謂錄其會蕭魚并下文公至自會之屬是也與前經異故難之蓋鄭與會爾注中國以鄭故三年之中五起兵至是乃服其後無干戈之患二十餘年故喜而詳錄其會起得鄭為重音義與音預疏注解云即上文九年冬公會晉侯以下伐鄭同盟于戲一也十年秋公會晉侯以下伐鄭二也冬戍鄭虎牢三也今年公會晉侯以下伐鄭同盟于京城北四也通此則五矣故曰

三年之中五起兵耳云至是乃服者非直鄭人與會下文公以會致亦是其服文矣云其後無干戈之患二十餘年者謂鄭人遂服不復伐之不謂不伐餘國即下十四年夏叔孫豹會晉荀偃以下伐秦十八年公會晉侯以下同圍齊之屬是言二十餘年謂不滿得三十年至昭公之時屬楚滅陳蔡蠻夷内侵乃是諸夏之患故言此

公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音義霄音消

冬秦人伐晉注為楚救鄭疏注解云為楚救鄭之義出左氏傳矣

春秋公羊傳注疏卷十九

春秋公羊傳卷十九考證

葬我小君齊姜傳則未知其為宣夫人與成夫人與注齊姜者宣公夫人○臣召南按作傳者不見國史其於事實全疎故為疑辭志慎何休直斷以為宣公夫人則近於餙非矣婦先姑逝者至多何以知齊姜是姑繆姜是婦休之意不過欲與左氏立異爾疏云止作公羊氏實不分明何以不得真通人之論哉

仲孫蔑會于戚遂城虎牢傳曷為不繫乎鄭○臣召南

按公羊解不繫鄭意亦不明後儒如陸淳劉敞及程子傳亦各自為說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婁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注盟下日者信在世子光也

○臣召南按何休執文十四年新城之盟晉趙盾下書癸酉之例也以是說經穿鑿無謂齊世子光自應敘諸侯之下己未同盟自應接書耳使齊世子光不在是會則己未與邾婁子相連矣可得曰信在邾婁

子乎

夫人弋氏薨疏左氏經作姒氏字聲勢與此同○臣照按弋與姒音既不同字形亦異弋是莒女姒是杞鄫女姓氏流源又逈别也字聲勢與此同理不可曉疑有脱誤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傳取後乎莒也注主書者善之○監本脱書字今補

公會于戚傳吳鄫人云則不辭○劉敞曰傳非也會吳

于善稻其君在會也今會吴人于戚其臣来會也君臣異辭所以不同非為欲抑鄫人故進吴子為人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左氏經無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

莒人滅鄫注言滅者以異姓為後○臣召南按經書滅當是莒人用兵滅之公羊之説終不可信陸淳曰若鄫以莒人為後者罪在鄫子不在莒人春秋應以梁亡之例書鄫亡不當但責莒人而已劉敞權衡深取

是說

公會于鄬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傳此何以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其大夫弒之曷為不言其大夫弒之為中國諱也○臣宗萬按春秋雖書法不同而其事皆從實録未有弒君大故而不明著其實者髡原之卒公羊與左穀皆以為弒夫實弒而不書弒必待多為之說而後明則鄭伯之弒終隱矣且為中國諱而竟没其大夫弒君之惡彼亂臣

賊子復何所懼哉左傳謂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於諸侯故三經俱書卒不書弒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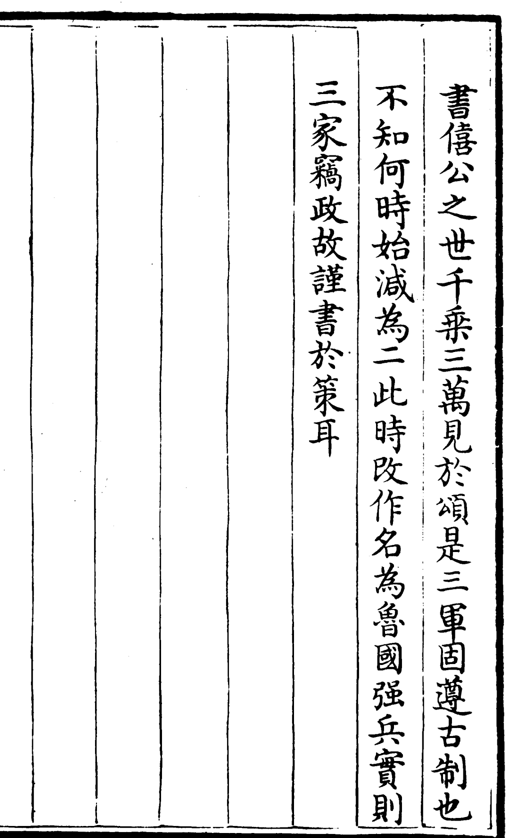
戍鄭虎牢傳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陳傅良曰城虎牢不繫鄭者為天下城之也今戍虎牢繫之鄭者為鄭戍之也郱鄑郚繫之紀彭城繫之宋皆一國之辭也

作三軍傳三軍者何三卿也○臣召南按天子六卿六軍諸侯三卿三軍以三卿解三軍原屬古制但春秋

時不可以卿為說晉則三軍而六卿四軍而八卿每軍之將佐皆卿也鄭雖小國亦有六卿何況于魯即以成公言之二年戰鞌四卿並書於經而仲孫蔑為卿已久又十五年書仲嬰齊卒然則孟叔季三家及臧氏仲氏子叔氏並時為卿実謂襄公以前止有二卿今増置一卿為三可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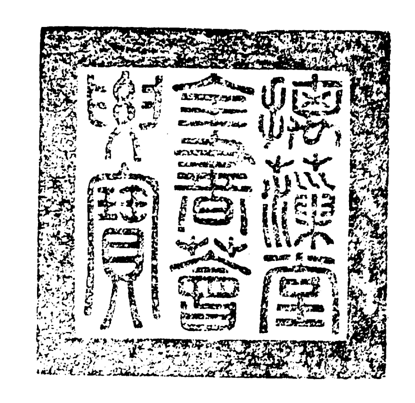
又傳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注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襄

公委任強臣乃益司馬作中卿官踰王制○臣召南按古制諸侯自有三卿尚書酒誥曰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又梓材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此周初侯國三卿之定制也所異者卿之命于天子以國大小為增減耳何氏謂侯國止有司徒司空原無司馬今作三軍作中卿官踰王制豈通論乎經書作三軍自言益軍以見公室之分不言益卿以見官制之侈也且魯舊有三軍建國之初三郊三遂見於



書僖公之世千乘三萬見於頌是三軍固遵古制也不知何時始減為二此時改作名為魯國强兵實則三家竊政故謹書於策耳

春秋公羊傳卷十九考證



覆校官編修臣蕭際韶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沈心醇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公羊注疏卷二十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二百二十四 經部

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二十 起襄公十二年盡二十四年

漢何休學 唐陸德明音義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音義台他來反又音

傳邑不言圍疏解云隱五年冬宋人伐鄭圍長葛傳云邑不言圍注云据伐於餘丘不言圍也今此不注者從彼可知矣此其言圍何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注外取邑有嘉惡

當書不直言取邑者深恥中國之無信也前九年伐
得鄭同盟于戲楚伐鄭不救卒爲鄭所背中國以弱
蠻荆以強兵革亟作蕭魚之會服鄭最難不務長和
親復相貪犯故諱而言圍以起之月者加責之音義
背音佩亟去兾反難乃旦反長丁丈反疏注解云凡外取邑有所嘉
有所惡皆當書見昭二十五年冬齊侯取運傳云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爲公取
之也彼注云爲公取運以居公善其憂内故書者是
其有嘉而書也宣元年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傳云外
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爲弑子
赤之賂也注云子赤齊外孫宣公篡弑之恐爲齊所
誅爲是賂之故諱使若齊自取之者月者惡内甚於

邾婁子益者是其有惡書也故言外取邑有嘉惡當
書也然則外取魯邑有所嘉有所惡當書取今亦有
所惡所以不直言取邑而言圍者深恥中國之無信
故也云前九年伐得鄭知九年伐得鄭者以上言公
會晉侯以下卽言同盟于戲是其伐得之也言楚伐
鄭不救者卽下文楚子伐鄭經無救鄭之文是也言
卒爲鄭所背者卽十年夏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
伐宋是其背諸夏之文云兵革亟作者卽前年注云
三年之中五起兵是也云蕭魚之會服鄭最難者正
以三年之中五起兵然後得之直會于蕭魚蕭魚鄭
人與會而已經無同盟之文故知服鄭最難矣云故
諱而言圍以起之者不直言取而諱之言圍作無所
嘉惡之文者欲以起禍深不可言故也知此莒人伐
我東鄙圍台之經爲文者正以此傳作常文釋之云
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
辭也下十五年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十七年秋齊

侯伐我北鄙圍洮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之屬皆從此文而不釋故知常文明矣若此是義之經至齊高厚之下傳當解之云月者加責之者欲道下十七年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洮及高厚圍防之屬皆不書月故知此特月加而責之故也而十五年圍成之下注云俱犯蕭魚此不月十二年月者疾始可知者正以去此勢近故令從此義十七年者差遠故不復解之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運注入運者討叛也封內兵書者爲遂舉討叛惡遂者得而不取與不討同故言入起其事

疏注解云昭元年三月取運運者何內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何氏云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爲內諱故書取以起之然則運者是內邑而季孫入之故知討叛也○春秋之義封內之兵例所不書卽定

八年傳云公斂處父帥師而至經不書之是也今書救台與入運者爲惡季孫之遂是以舉之○春秋之義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然則討叛之事可以容其專之而惡其遂者正以得而不取與不討莫異知得而不取者正以經書入故也是以隱二年夏莒人入向之下傳云入者何得而不居也案下注云季孫宿遂取鄆以自益其邑然則此言得而不取者謂雖得運不取以入國家非謂全不取也言故書入起其事者以起其不取運以入國家之事也

傳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爾注時公微弱政教不行故季孫宿遂取鄆而自益其邑疏解云

莊公十九年公子結之下已發此傳今此復言之者嫌討叛不惡遂故明之注解云遂者專事之辭言季

孫自專取鄆故言遂取鄆也知以自益其邑者正以討叛邑而不入國家故知以自益其邑也

夏晉侯使士彭來聘疏解云考諸正本皆作士魴字若作士彭者誤矣

秋九月吳子乘卒注至此卒者與中國會同本在楚後賢季子因始卒其父是後亦欲見其迭爲君卒皆不日吳遠於楚音義迭大結反疏注解云案宣十八年秋楚子旅卒而吳至是乃書卒者正以其與中國會同本在楚後是以春秋略之不書卒但因季子之賢乃始卒其父矣僖十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二十一年春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秋宋公楚子陳侯以下會于霍成十五年冬叔孫僑如會晉士燮以下會吳于鍾離然則於傳聞之世楚人數與中國會同至所聞之世吳人乃會故云與中國會同本

在楚後也知賢季子乃始卒其父者正以吳子乘不慕
諸夏會大晚理宜略之今得書卒問其有因是以二十
九年夏吳子使札來聘之下傳云吳無君無大夫此何
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賢季子
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爲臣則國宜有君者也
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
狄者不壹而足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爲不足乎季子許
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彼注云緣臣子尊
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故不足乎季子所以隆父子之
親也以此言之則知由賢季子卒其父也○今書其父
卒亦欲見其四子迭爲君之義故也襄二十九年傳云
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
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謁曰今若是
迮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
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爲君者皆輕死爲
勇飲食必祝是其迭爲君之事○言皆不日者即此文

書九月下二十五年冬十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昭十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昧卒之屬故云卒皆不日也言吳遠於楚者正以宣十八年秋七月甲戌楚子旅卒下十三年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之屬皆書日故決之也凡爲人宜道接而生恩楚通於諸夏數會同親而通近之故書其日吳側海隅而與諸夏罕接故皆不日以見其遠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公如晉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夏取詩音義詩二傳作邿疏解云正本皆作邿字有作詩字者誤

傳詩者何疏解云欲言其國會來未有欲言其邑文不繫國故執不知問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諱背蕭魚之會亟

音義亟去冀反注同背音佩 疏注解云正以上十一年蕭魚之會邾婁在其間故如此解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冬城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囆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會吳于向注月者危刺諸侯委任大夫交會彊夷

臣曰以彊三年之後君若綴流然音義嚖勅邁反二傳作𧄍向舒亮反綴流知銳反又作丁劣反一本作贅旒疏注解云即下十六年春三月公會晉侯以下于溴梁戊寅大夫盟傳云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爲徧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彼注云旒旂旒贅繫屬之辭以旂旒喻者爲下所執持東西者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注是後衛侯爲彊臣所逐出奔溴梁之盟信在大夫疏注解云彊臣謂孫甯矣云溴梁之盟信在大夫者在下十六年春卿已引之訖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宫結鄭公孫

畫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伐秦疏

解云舊本作荀偃若作荀罃者誤

已未衛侯衎出奔齊注日者爲孫氏甯氏所逐後甯氏

復納之者同當相起故獨日也不書孫甯逐君者舉君

絕爲重見逐說在二十七年音義復扶又反疏注解云凡諸侯出奔之例

大國書月重乖離之禍小國書時即桓十五年五月鄭伯突出奔蔡昭三年冬北燕伯欵出奔齊之屬是也今

此書日故須解之爲孫氏甯氏所逐者下二十七年傳云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是也知後甯

氏復納者亦彼傳文甯殖已死其子甯喜納之也云出納之者同當相起故獨日也者欲見其出納之者同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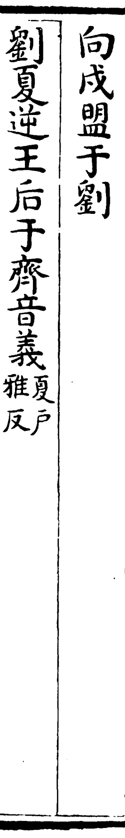
出入皆書見其一家之事其入書日之經即下二十六年二月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是也云舉君絕爲重者謂書衎之名見其當絕不合爲諸侯云見逐說在二十七年者謂下二十七年夏衛侯之弟鱄出奔晉之下傳具道見逐之由也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婁人于戚音義閱音悅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音義戌音恤二月己亥及



向戍盟于劉

劉夏逆王后于齊音義夏戶雅反

傳劉夏者何疏解云欲言王臣文不言爵欲言諸侯臣而逆王后故執不知問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疏解云欲言官名經典未有欲言非官與宰咺文相值故執不知問邑也其稱劉何注据宰渠伯糾繫官疏注解云宰渠伯糾繫官者卽桓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是也以邑氏也注諸侯入爲天子大夫不得氏國稱本爵故以所受采邑氏稱子所謂采者不得有其土地人民采取其租稅爾禮記王制

曰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稱子者參見義顧爲天子大夫亦可以見諸侯不生名亦可以見爵亦可以見大夫稱傳曰天子大夫是也不稱劉子而名者禮逆王后當使三公故貶去大夫明非禮也音義采七代反下謂采同祖稅子奴反下舒銳反見義賢徧反下同大夫稱尺證反去起吕反疏注解云知劉夏是諸侯入爲天子大夫者正以卒葬竝書卽定四年秋七月劉卷卒葬劉文公是也若直爲大夫者假令書卒不録其葬卽文三年夏五月王子虎卒經無葬文是也言不得氏國稱本爵者謂不得氏本國不得稱本爵也其本國本爵今史文無記不可以指

知也言故以所受采邑氏稱子者即劉子尹子單子之屬是也言其常文然不謂此經得稱子矣○公羊之義天子圻内不封諸侯故如此解即引王制以證之與左氏穀梁之義異若然案王制下文云天子之縣内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朌其餘以禄士以為閒田鄭氏云大國九者三公之田三為有致仕者副之為六也其餘三待封王之子弟次國二十一者卿之田六亦為有致仕者副之為十二又三為三孤之田其餘六亦待封王之子弟小國六十三大夫之田二十七亦為有致仕者副之為五十四其餘九亦以待封王之子弟三孤之田不副者以其無職佐公論道耳雖其致仕猶可即而謀焉以此言之天子圻内九十三國言天子圻内不封諸侯者謂采地以為國比圻外諸侯田自采取其税租而已不得取即有其人民身没之後子孫不世不得以諸侯難

之○參讀爲二三之三也言凡諸侯入爲天子大夫所以稱子者三種見義何者正欲顧其爲天子大夫其稱子所以得三見義者一則可以見諸侯不生名故曰子一則可以見其本爵何者是圻外諸侯容其稱爵雖不得正稱其本爵亦得稱子以見之一則可以見大夫不稱故曰參見義也言傳曰天子大夫是也者即上傳云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是也○桓八年冬十月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傳云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何氏云婚禮成於五先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然後親迎時王者遣祭公來使魯爲媒可則因用魯往迎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妃匹逆天下之母若逆婢妾將謂海内何哉故譏之其注并引親迎言之則知何氏以爲天子親迎是以異義公羊說云天子至庶人皆親迎所以重婚禮也者是何此注云禮逆王后當使三公者蓋謂有故之時或者何氏此注云禮逆王后當使三公即知何氏之意以爲

不親迎與桓八年注云婚禮成於五云云然後親迎者欲道士婚禮親迎之前仍有此五禮于時王者不行不謂解天子親迎也又言疾王者不重妃匹云云者正謂疾時王不行五禮不謂責親迎而異義公羊說云天子親迎者彼是章句家說非何氏之意也云故貶去大夫明非禮也者謂子是大夫之稱今貶而去之故曰貶去大夫也去其大夫正稱非禮明矣故云貶去大夫明非禮也

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注明魯當共送迎之禮音義過古禾反

共音恭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注俱犯蕭魚此不月十二年月者疾始可知疏注解云即十二年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傳云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伐而

言圍者取邑之辭也彼注云不直言取邑者深恥中國之無信也前九年伐得鄭同盟于戲楚伐鄭不救卒爲鄭所背中國以弱蠻荊以強兵革亟作蕭魚之會服鄭最難不務長和親復相貪犯故諱而言圍以起之月者加責之然則今齊侯伐我北鄙圍成者亦是取邑之辭但深恥諸夏之無信故言圍以起之然則齊侯不務長和親復相貪犯背蕭魚約而特不月者疾始可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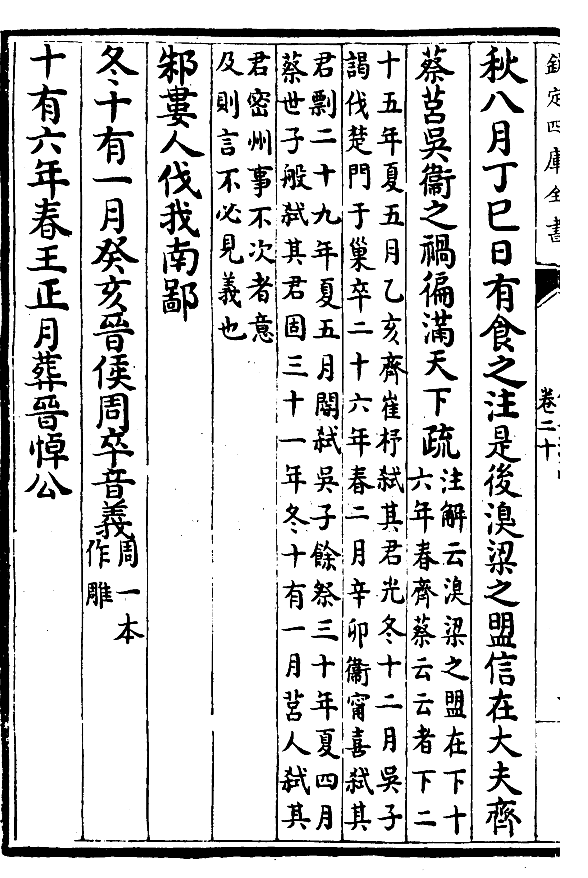
公救成至遇

傳其言至遇何注据季孫宿救台不言所至疏注解云即上十二年春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運是也

不敢進也注兵不敵不敢進也不言止次如公次于郎以刺之者量力不責重民也故與至嶲同文封内兵書者爲不進張本音義嶲戶

圭反又囚克反爲于僞反**疏**注解云莊三年公次于郎傳云其言次于郎何刺欲救紀而後不能也彼注云惡公既救人辟難道還故書其止次以起之是也正以此量力不責之則知莊公三年者力能救之而不敢救故刺之云故與至舊同文者僖二十六年春公追齊師至巂弗及是也然則彼言至巂此言至遇故言與至巂同文彼下注云國内兵不書而舉地者善公齊師去則止不遠勞百姓過復取勝得用兵之節故詳録之郎襄公知力不能敵不忍戰殺其民至遇則止亦得用兵之宜故與之同文○定八年傳云公斂處父帥師而至經不書之則知封内之兵例不書也今此公救成亦是封内之兵書之者正爲至遇張本也至遇者是不進之文故言此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音義郛芳夫反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注是後溴梁之盟信在大夫齊蔡莒吳衞之禍徧滿天下疏注解云溴梁之盟在下十六年春齊蔡云云者下二十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冬十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二十六年春二月辛卯衞甯喜弑其君剽二十九年夏五月閽弑吳子餘祭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三十一年冬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事不次者意及則言不必見義也

邾婁人伐我南鄙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音義周一本作雕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溴梁音義溴本又作臭古闃反疏解云爾雅釋地云梁莫大于溴梁孫氏曰梁水橋也音義云溴水出河内軹縣東南至温入河是也戊寅大夫盟

傳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注据葵丘之盟諸侯皆在有大夫不言大夫盟疏注解云葵丘之盟在僖九年其經云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以下于葵丘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案彼經傳云不見有大夫之盟文唯有僖十五年三月公會齊侯宋公以下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率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然則牡丘之盟即有大夫可知此注云葵丘之盟者誤也宜爲牡丘信在大夫也者言其信任在于大夫

字矣信在大

夫也注故書大夫盟不言諸侯之大夫者起信在大夫疏注不言諸侯之大夫者起信在大夫解云欲決上三年鷄澤之會經云及諸侯之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注据上三年戊寅不起疏注解云即上三年鷄澤之會經云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連言諸侯是其不起之文而言上戊寅不起者欲道今此戊寅起之二經皆言戊寅故得相對爲上下也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爲徧刺天下之大夫注据戊寅不刺之音義徧刺音遍下及下注疏注解云不復言上戊寅者同上已言之從可知省文君若贅旒然注旒旂旒贅繫屬之辭若今俗名就壻爲贅壻矣以旂旒

喻者爲下所執持東西旒者其數名禮記玉藻曰天子旂十有二旒諸侯九卿大夫七士五不言諸侯之大夫者明所刺者非但會上大夫并徧刺天下之大夫不殊内大夫者欲一其文見惡同也至此所以徧刺之者蕭魚之會服鄭最難諸侯勞倦莫肯復出而大夫常行三委于臣而君遂失權大夫故得信在故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不重出地者與三年雞澤大夫盟同義

音義贅章銳反本又作綴丁衛反又丁劣反繫屬也旒音留本

又作流旗旗之旒屬音燭見惡賢偏反難乃旦反反復扶又反重直用反**疏**注贅壻解云亦是妻所持挈故名之云爾○禮記玉藻解云案今禮記玉藻卽無此文唯禮說稽命徵及含文嘉皆云天子旗九刃十二旒曳地諸侯七刃九旒齊軫卿大夫五刃七旒齊較士三刃五旒齊首而言玉藻誤也云不言至大夫者注已云不言諸侯之大夫者起信在大夫今又言此者謂不言諸侯之大夫有兩種之義非但起信在大夫明偏刺天下之大夫也云不殊內大夫者欲一其文見惡同也者欲道上三年雞澤之會殊叔孫豹不一其文者非唯彼大夫之過豹惡亦可見故也云諸侯勞倦莫肯復出而大夫常行三委于臣而君遂失權大夫故得信在者謂上十一年蕭魚之會以來十四年春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以下于向夏叔孫豹會晉荀偃以下伐秦冬季孫宿會晉士匄以下于戚之屬是諸侯不出大夫常行也云故孔子曰唯

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者家語文成二年左傳亦有此言云不重出地者與三年鷄澤大夫盟同義者即上注云不重出地有諸侯在臣繫君故因上地是也

晉人執莒子邾婁子以歸注錄以歸者甚惡晉有罪無罪皆當歸京師不得自治之音義惡烏路反疏注解云稱人以執非伯討已是晉之惡也復言以歸不決於天子又是其惡故其錄以歸者甚惡晉矣

齊侯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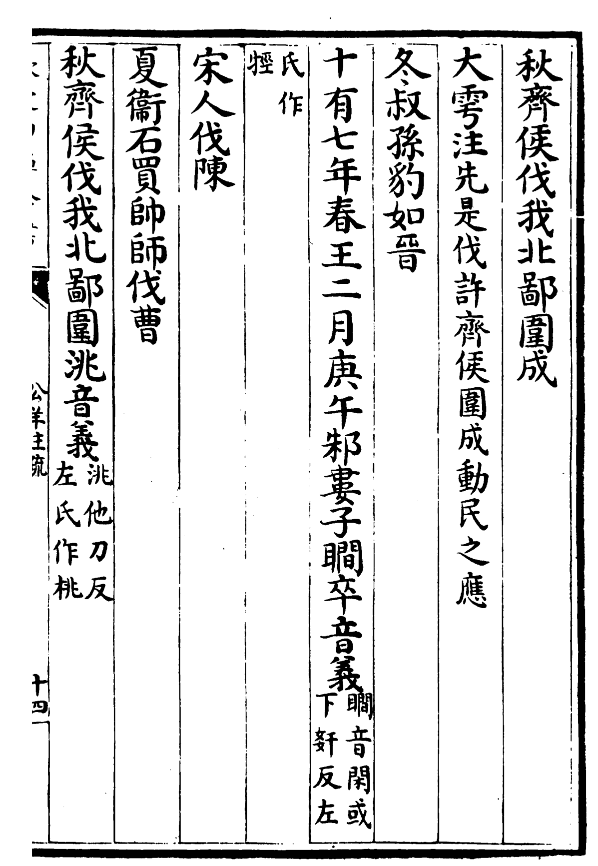
五月甲子地震注是時溴梁之盟政在臣下其後叛臣

二弑君五楚滅舒鳩齊侯襲莒乖離出奔兵事最甚疏

注解云叛臣二者即下二十三年夏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二十六年春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是也云弑君五者即下二十五年夏齊崔杼弑其君光二十六年春衛甯喜弑其君剽二十九年夏閽弑吴子餘祭三十年夏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三十一年冬莒人弑其君密州之屬是也云楚滅舒鳩者即下二十五年秋楚屈建帥師滅舒鳩是也云齊侯襲莒者在下二十三年冬云乖離出奔者即下十七年宋華臣出奔陳二十年蔡公子履陳侯之弟光出奔楚之屬也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疏

解云正本作荀偃若有作荀罃者誤矣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大雩注先是伐許齊侯圍成動民之應

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婁子瞯卒音義瞯音閑或下姧反左氏作牼

宋人伐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洮音義洮他刀反左氏作桃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九月大雩注比年仍見圍不暇恤民之應

宋華臣出奔陳

冬邾婁人伐我南鄙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傳白狄者何疏解云欲言其君經不書朝欲言其臣不見名氏故執不知問　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音義朝直遥反下同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秋齊師伐我北鄙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同圍齊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阿注下有執不日者善同伐齊故褒與信辭音義祝阿二傳作祝柯疏注解云公羊之義不信者日今上文同盟下即執邾婁子是爲不信而不日者褒與信辭故也晉人執邾婁子

公至自伐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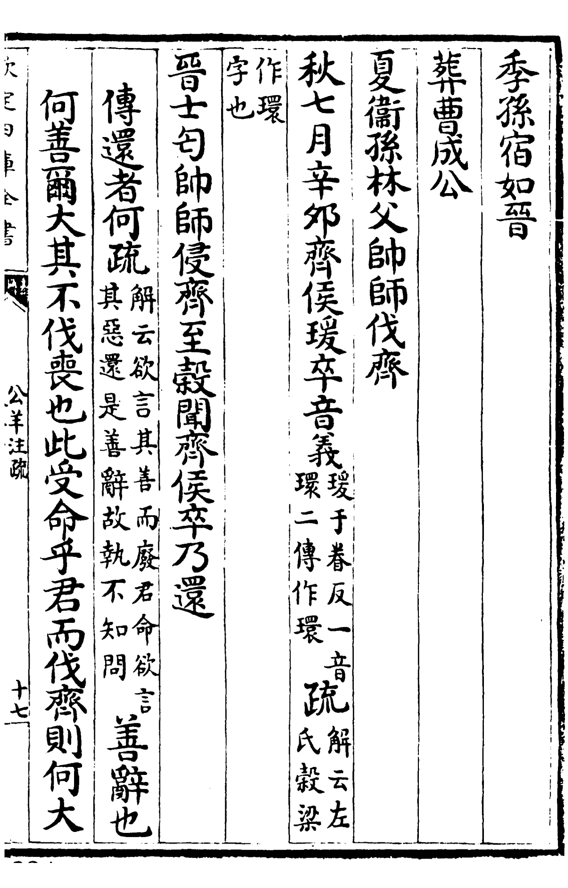
傳此同圍齊也何以致伐注据諸侯圍許致圍疏解注云即僖二十八年冬諸侯遂圍許二十九年公至自圍許是也未圍齊也注故致伐起未圍齊則其言圍齊何抑齊也曷爲抑齊注据侵蔡伐楚猶不抑疏注解云即僖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以下侵蔡蔡潰遂伐楚是也言猶不抑者正以楚爲彊夷數害諸侯論其淺深甚於齊矣猶不抑之故以爲難也爲其亟伐也或曰爲其驕蹇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注以下葬略或說是也亟伐者并數爾加圍者明當從滅死二等奪其爵土音義爲于僞反下同亟去冀反注同驕紀橋反本又作憍蹇紀

輦反并必政反數或曰至上也解云卽上十一年所主反下數年同疏夏公會晉侯以下伐鄭之時齊世子光在於莒子之上之屬是也注解云下葬略者卽下文冬葬齊靈公注云不月者抑其父嫌子可得無過故奪臣子恩明光代父從政處諸侯之上不孝也者是正以葬是生者之事故略其父葬得惡其子則知或說近其義也云亟伐者并數爾者卽上圍成圍洮圍防之屬故言并數爾必如此解者正以宣九年秋取根年傳云根年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云亟疾也屬有小君之喪邾婁子來加禮未期而取其邑故諱不繫邾婁也然則彼言亟者謂上有小君薨邾婁子來加禮於魯未期而伐取邑背信大疾故云亟今此直是頻擊伐魯故云亟故須解云亟伐者并數爾以别彼文〇加圍者据未圍而言圍故謂之加也莊十年傳云觕者曰侵精者曰伐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

重者然則用兵之道滅爲最甚入次之圍次之今加言圍輕於滅入二等明不合死但合黜爵滅土耳

取邾婁田自漷水音義漷火號反徐音郭

傳其言自漷水何注据齊人取濟西田不言自濟水音義濟子禮反疏注解云即宣元年夏六月齊人取濟西田是也以漷爲竟也何言乎以漷爲竟注据取邑未嘗道竟界漷移也注魯本與邾婁以漷爲竟漷移入邾婁界魯隨而有之諸侯土地本有度數不得隨水隨水有之當坐取邑故云爾疏解云漷移而經不書者外異故也然則傳每言外異不書者亦据此文也



季孫宿如晉

葬曹成公

夏衞孫林父帥師伐齊

秋七月辛夘齊侯瑗卒音義瑗于眷反一音環二傳作環 疏解云左氏穀梁作環字也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傳還者何 疏解云欲言其善而廢君命欲言其惡還是善辭故執不知問 善辭也

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

乎其不伐喪注据公子買戍衛不卒戍言戍衛遂公意疏注解云即僖二十八年春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傳云不卒戍者何不卒戍者内辭也不可使往也不可使往則其言戍衛何遂公意也彼注云使臣子不可使恥深故諱使若往不卒竟事者明臣不得壅塞君命是也然則公子買不可使往而經書戍衛以遂公意以明臣子不得壅塞君命今此士匄不行君命而經大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注之故以爲難也

禮兵不從中御外臨事制宜當敵爲師唯義所在士匄聞齊侯卒引師而去恩動孝子之心義服諸侯之君是後兵寢數年故起時善之言乃者士匄有難重

廢君命之心故見之言至穀者未侵齊也言聞者在竟外舉侵者張本音義難乃旦反見賢徧反疏注解云司馬法軍裁之故云禮用兵之道不得國中制御于外也凡爲將軍之法必須臨事制宜謂專進退也當其敵之强弱而爲師以禦之唯不爲非義而已故言唯義所在而老子云將軍有廟勝之策者謂未行之時先謀於廟授之斧鉞令有勝功也旣授之斧鉞之後明卽自專之義裁其可否故是其宜也云恩動孝子之心義服諸侯之君者哀痛其喪是其恩故曰恩動孝子之心依禮而行是其義故曰義服諸侯之君也云是後兵寢數年者謂自此以後兵事寢伏數年不起至二十三年秋齊侯伐衛遂伐晉二十四年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者始有兵起也案明年仲孫遬帥師伐邾婁亦是兵而言數年者正以魯與邾婁竟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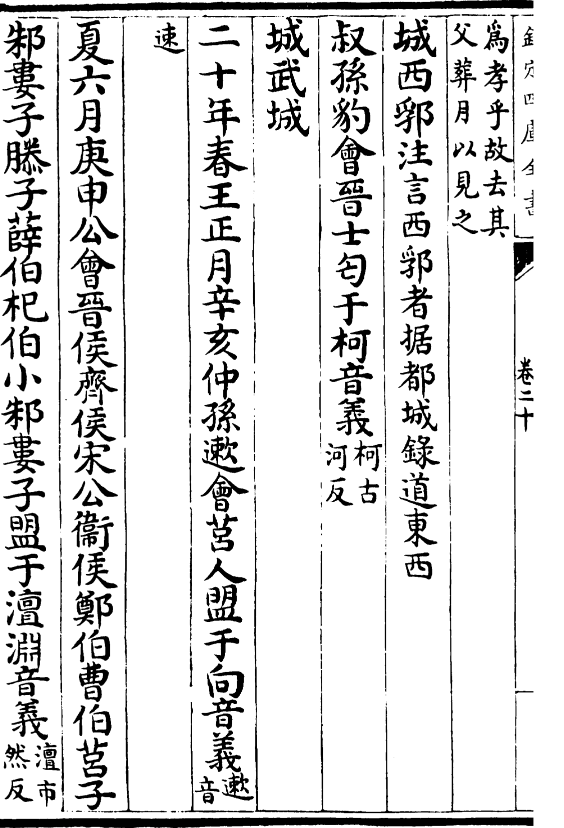
相近數相冐犯非齊晉之事故得然解也云故起時善之者正以士匄此事實依古禮但時莫能然特以爲善故云起時善之云言乃者士匄有難重廢君命之心故見之者正以宣八年傳云乃者何難也今又言乃故以重難解之而言重者正以乃難於而故彼註云言乃者内而深言而者外而淺故此云重難也彼云言至穀者未侵齊也者上十五年夏公救陳至遇傳云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然則彼言至者不進之文今至穀即聞其喪明其未行侵故云言至穀者未侵齊也云言聞者在竟外者正以古禮庶人爲君齊衰三月若其入竟即舉而知之何道聞乎故如此解也云舉侵者張本者若如上説本未入齊但在竟外聞喪而言侵者爲下張本耳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鄭殺其大夫公子喜音義喜二傳作嘉疏解云左氏穀梁作公子嘉也

冬葬齊靈公注不月者抑其父嫌子可得無過故奪臣子恩明光代父從政處諸侯之上不孝也疏注解云正以卒日葬月終于春秋爲大國之例今葬不書月故須解之言抑其父者即上十九年傳云未圍齊則其言圍齊何抑齊也曷爲抑齊爲其亟伐也或曰爲其驕蹇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是也言嫌子可得無過者正以明王之制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故也故奪臣子恩者正以葬是生者之事故畧其父葬不書其月可以奪臣子恩也言明光代父從政處諸侯之上不孝也者正以孝子之道見父母不義之事不合從父之命處其人君之上焉得



爲孝乎故去其父葬月以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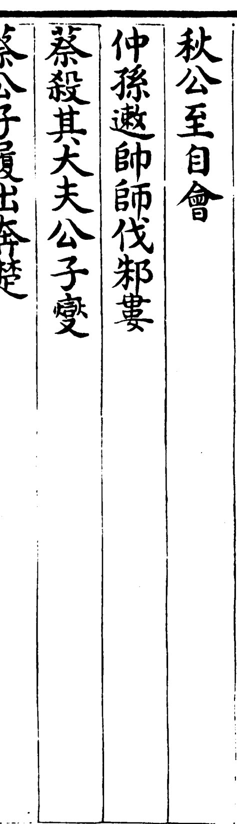
城西郛注言西郛者据都城錄道東西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音義柯古河反

城武城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遬會莒人盟于向音義遬音速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盟于澶淵音義澶市然反


秋公至自會
仲孫遬帥師伐邾婁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蔡公子履出奔楚
陳侯之弟光出奔楚注爲二慶所譖還在二十三年音義弟光左氏傳作弟黃疏注解云即下二十三年經云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注云前爲二慶所譖出奔楚楚人治其罪陳人誅二慶反光故言歸宋大夫山譖華元貶之而今此不貶者殺二慶而光歸譖光可知者即其義也

叔老如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注自溴梁之盟臣恣日甚故比年日食疏注解云卽上十六年溴梁之盟信在大夫以來臣之放恣日日甚矣言比年日食卽下二十一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二十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日有食之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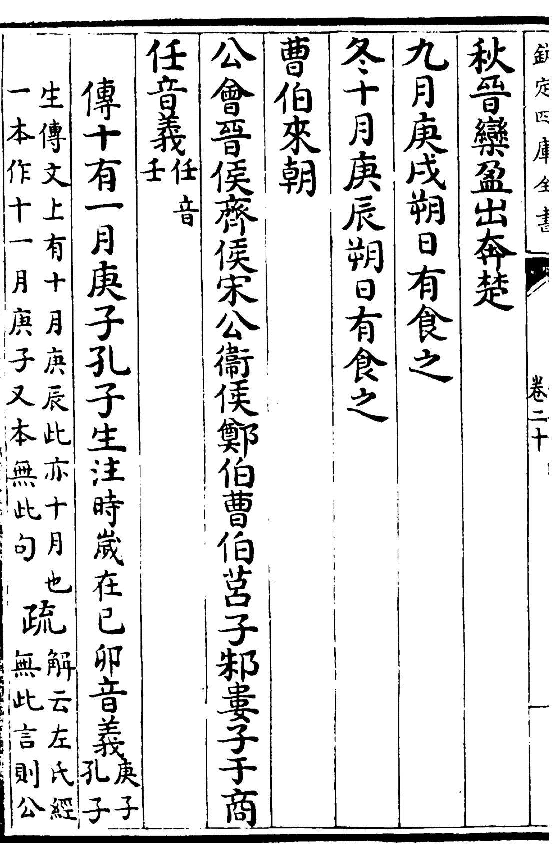
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注月者溴梁之盟後中國方乖離善公獨能與大國疏注解云正以朝聘例時故如此解

邾婁庶其以漆閭丘來奔音義漆音七閭力於反

傳邾婁庶其者何疏解云欲言其君經不書爵欲言其大夫邾婁無大夫故執不知問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注据快無氏音義快苦夬反疏注解云卽昭二十七年冬邾婁快來奔是其無氏卽不合書見之義問者見快不書氏知邾婁無大夫旣無大夫何以特書庶其乎故難之然案下二十三年夏邾婁鼻我來奔何故不据鼻我而要以据快者正以鼻我以二字爲稱嫌鼻我爲字若其据之於義不明故如此注也重地也注惡受叛臣邑故重而書之不言叛者舉地言奔則魯坐受與庶其叛兩明故省文也音義惡烏路反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于商任音義任音壬

傳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注時歲在己卯音義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又本無此句　疏解云左氏經無此言則公

羊師從後記之注解云何氏自有長歷不得以左氏難之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注月者危公前疆隨鄟有邾婁地又受其叛臣邑而今與會不於上會月者與日食同月不得復見音義與音預見賢徧反疏注月者危公解云正以凡致例時故如此解云前疆隨鄟有邾婁地者卽上十九年春取邾婁田自鄟水是也云又受其叛臣邑者卽上二十一年春邾婁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是也云不於上會云云者言所以不於上商任會時書月以見危者正以與上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同在十月不得見此義是以於此危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沙隨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巳巳杞伯匄卒音義匄古害反

夏邾婁鼻我來奔音義鼻我二傳作畀我

傳邾婁鼻我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

書以近書也注以奔無他義知以治近升平書也所傳聞世見治始起外諸夏錄大略小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所聞之世内諸夏治小如大廩廩近升平故小國有大夫治之漸也見於邾婁者自近始也獨舉一國者時亂實未有大夫治亂不失其實故取足張法而已音義以治直吏反下見治治之漸同近升平附近之近下近升同傳直專反見治賢偏反下同疏邾婁鼻我者何解云已解於上○以近書也以其治近於升平故復書之注解云莊二十四年冬曹羈出奔之下傳云曹無大夫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曹羈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

得君臣之義也然則曹羈得諫義是以書之上二十一年邾庶其之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昭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兹來奔傳云此何以書重地也然則庶其牟夷皆以重地故書悉非常例令此鼻我無三諫之善無盜土之惡直奔而已更無它義而得書見知以治近升平之故也云見於邾婁者自近始也者正以地接于魯故先治之也云治亂不失其實故取足張法而已者言孔子作春秋欲以撥亂世多舉小國恐文害其理故曰治亂不失其實也令鼻我更無他義而得書見明其張三世之法故曰取足張法而已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注前為二慶所譖出奔楚楚人治其罪陳人誅二慶反光故言歸宋大夫山譖華元貶此不貶者殺二慶而光歸譖光可知音義譖側鴆反疏解云在上二十年秋云故言歸者正以歸者出入無惡之文故也云宋大夫山譖華元貶者即成十五年秋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何氏云譖華元故今此殺二慶之後光乃歸不氏者見殺在華元歸後嫌直自見殺者故貶之明以歸者出入無惡之文則知譖光明矣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音義復扶又反注同

傳曲沃者何疏解云欲言晉邑理當舉重欲言非晉邑繫晉言之故執不知問晉之

邑也其言入于晉入于曲沃何注据當舉重欒盈將入晉晉人不納由乎曲沃而入也注欒盈本欲入晉簒大夫位晉人不納更入於曲沃得其士衆以入晉國曲沃大夫當坐故復言入簒大夫位例時疏注解云復入者出無惡之文故知其入欲有所簒也不直言入又無叛文故知不簒君位也其惡之文不繫於簒君故知止欲簒大夫也云曲沃大夫當坐故復言入也正以入者出入惡之文而入于曲沃故知從晉鄉曲沃之時有罪明矣曲沃大夫受納有罪之人故云當坐春秋欲見此義故不舉重復書入于曲沃矣云簒大夫位例時者正以經書夏故知例時昭二十一年夏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定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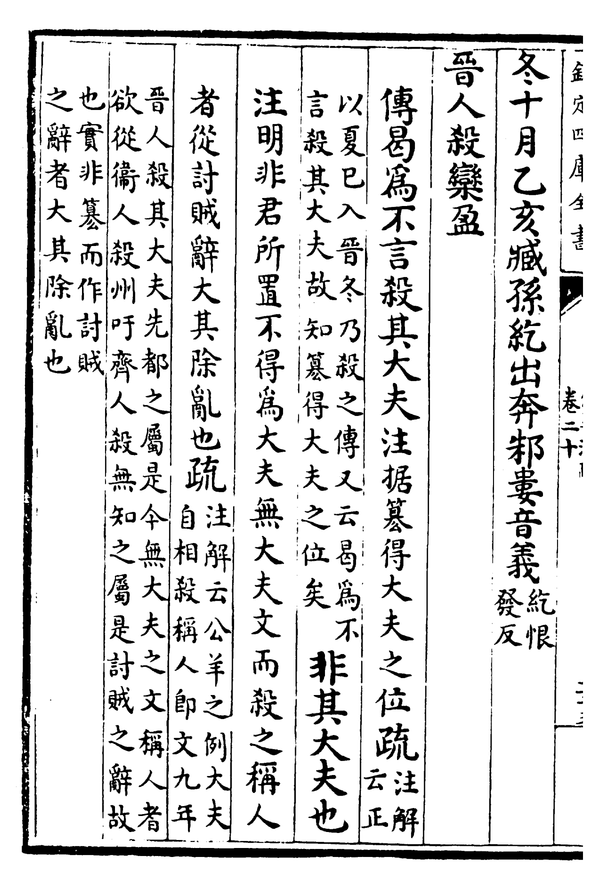
年秋宋樂世心自曹入于蕭之屬皆是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渝

音義渝羊朱反左氏作揄

傳曷爲先言救而後言次注据次于聶北救邢音義聶女輒反疏注解云即僖元年春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是也先通君命也注惡其不遂君命而專止次故先通君命言救音義惡烏路反

己卯仲孫遬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婁音義紇恨發反

晉人殺欒盈

傳曷爲不言殺其大夫注据篡得大夫之位疏注解云正以夏已入晉冬乃殺之傳又云曷爲不言殺其大夫故知篡得大夫之位矣非其大夫也

注明非君所置不得爲大夫無大夫文而殺之稱人者從討賊辭大其除亂也疏注解云公羊之例大夫自相殺稱人即文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之屬是今無大夫之文稱人者欲從衞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之屬是討賊之辭故也實非篡而作討賊之辭者大其除亂也

齊侯襲莒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仲孫羯帥師侵齊音義仲孫羯本又作褐亦作偈同居羯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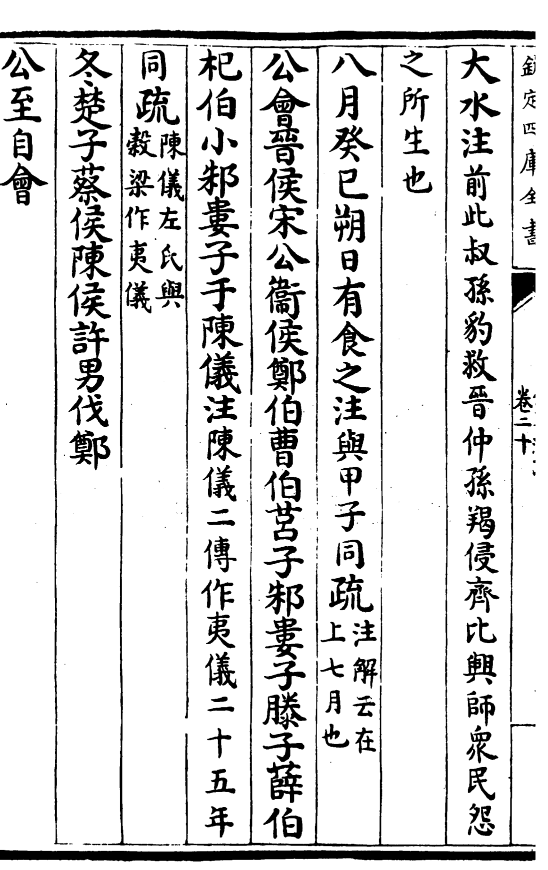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注是後楚滅舒鳩齊崔杼

衛甯喜弑其君疏注解云二十五年秋楚屈建帥師滅舒鳩二十五年夏齊崔杼弑其君光

二十六年春衛甯喜弑其君剽是也

齊崔杼帥師伐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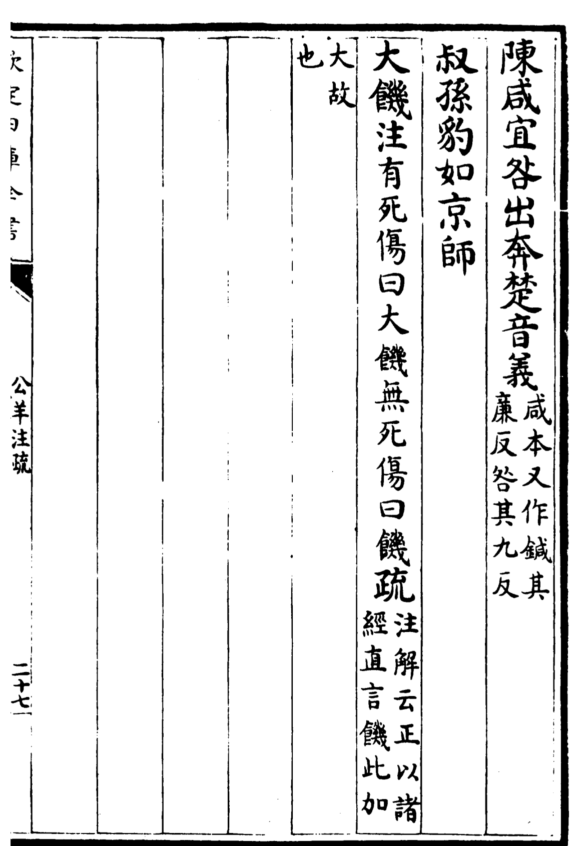
大水注前此叔孫豹救晉仲孫羯侵齊比興師衆民怨之所生也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注與甲子同疏注解云在上七月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陳儀注陳儀二傳作夷儀二十五年同疏陳儀左氏與穀梁作夷儀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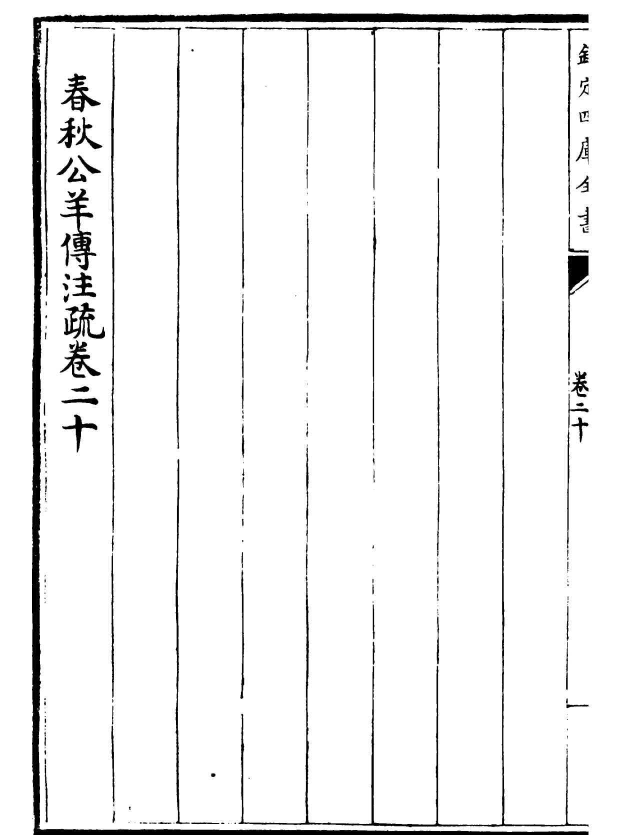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音義鍼本又作鍼其廉反咎其九反

叔孫豹如京師

大饑注有死傷曰大饑無死傷曰饑疏注解云正以諸經直言饑此加大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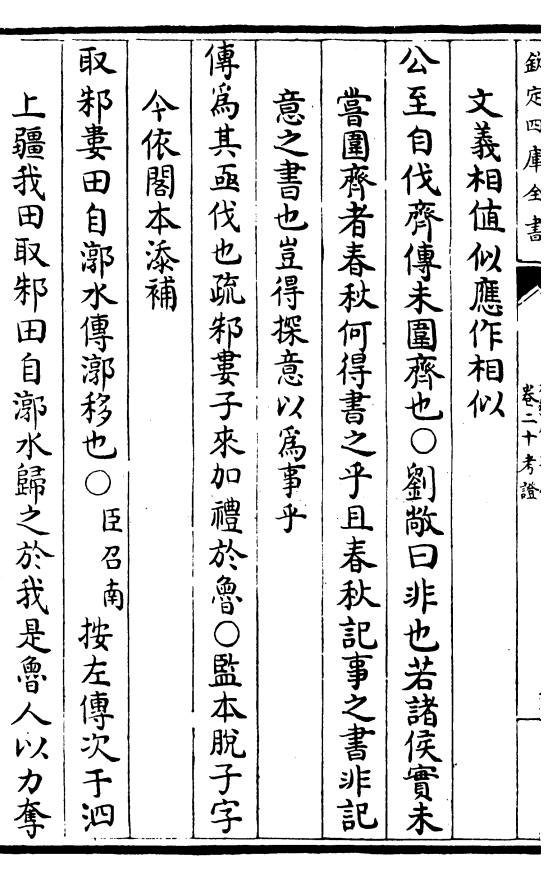
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二十

春秋公羊傳卷二十考證

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傳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劉敞曰傳非也伐一事也圍一事也取一事也三者不相亂明矣而猶云云不亦惑乎此下有季孫宿帥師救台卽莒人旣取之尚何救乎

又疏圍台之經爲文者○此句不可解疑有脫誤各本皆同無可考正

劉夏逆王后于齊疏欲言非官與宰咺文相值○推尋



文義相值似應作相似

公至自伐齊傳未圍齊也○劉敞曰非也若諸侯實未嘗圍齊者春秋何得書之乎且春秋記事之書非記意之書也豈得探意以爲事乎

傳爲其亟伐也疏邾婁子來加禮於魯○監本脫子字今依閣本添補

取邾婁田自漷水傳漷移也○臣召南按左傳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於我是魯人以力奪

取之耳傳謂鄟移說近於誣劉敞曰若魯以鄟自移而取田春秋乃坐其君以盜地乎此論甚確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傳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注禮兵不從中御外○臣召南按公羊之例大夫無遂事又曰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又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說各不同惟董子繁露解極明白曰春秋固有常義又有應變無遂事者謂平生安寧也專之可

者謂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率用兵也可謂善說經傳又按蘇轍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有善而專之君與有焉必君命而後可則安用將矣可謂善說此傳

又注恩動孝子之心義服諸侯之君○臣照按蕭望之言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是何氏注所本也又監本脫義字以疏文証之義字

必不可省今從汲古閣本添補

邾婁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傳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劉敞曰傳非也其曰重地是也假令賤者竊邑來奔不可但云邾人故須著見其名示有所勸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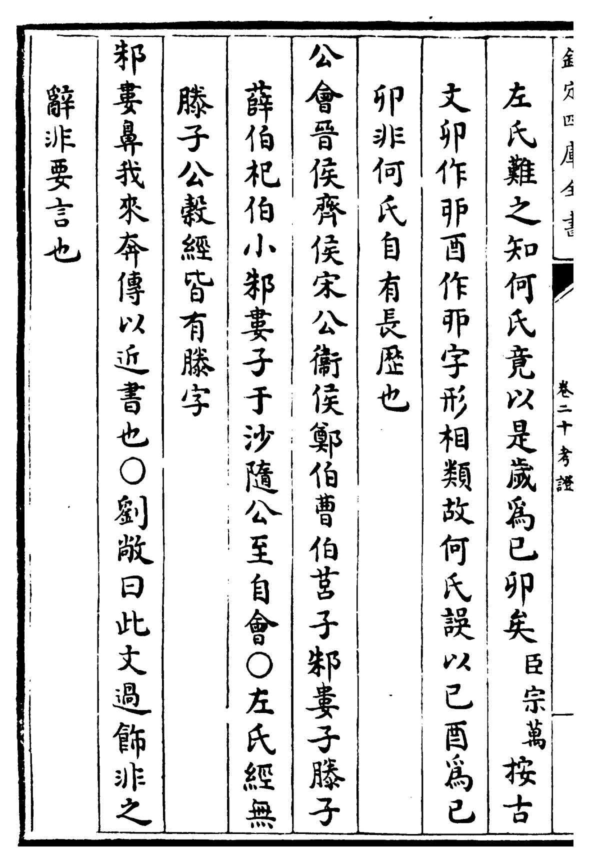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于商任傳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臣召南按左傳記孔子之卒而公羊穀梁則記孔子之生但所記亦微不同穀梁但云庚子孔子生蒙上十月十月書庚辰朔

則庚子是十月廿一日也公羊作十一月庚子十一月當有庚戌庚申庚午必不得有庚子故陸氏釋文云此亦十月也史記魯世家則曰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正義云生在周靈王二十一年也孔子世家亦同索隱云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今以爲二十二年葢以周正十一月屬明年故誤也後序孔子卒云七十二歲每少一歲也按公穀是孔門弟子所傳于孔子生日當無不確以十月宜

有庚子言之則公羊所云十一月者一字或是衍文

臣宗萬按羅壁辨孔子生年月日引五行書謂生於庚戌年二月二十三庚子引孔氏家譜祖庭廣記謂生於魯襄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庚子與公穀俱不合五行書固不足信家譜所傳當别有據附誌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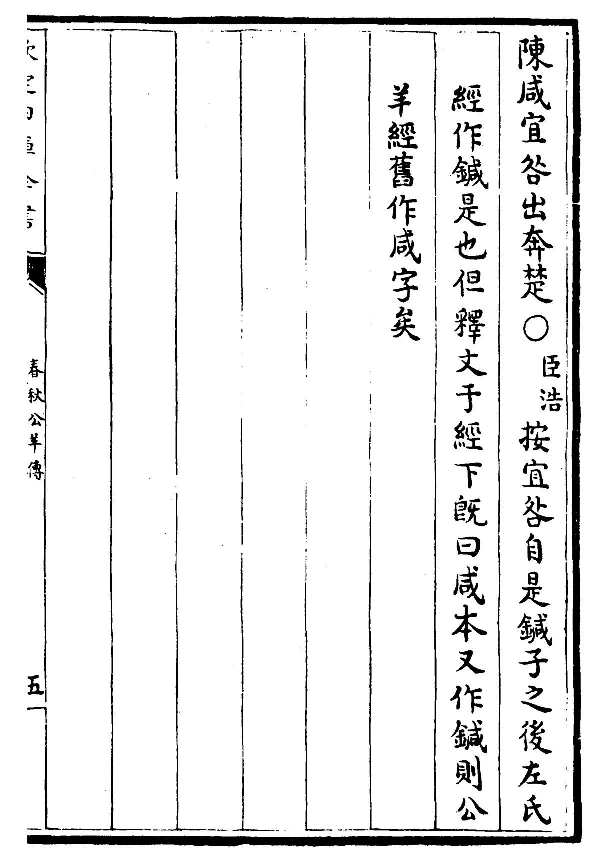
又注時歳在已卯○臣召南按是歳實在已酉不知何氏何以言歳在已卯疏謂何氏自有長歴不得以



左氏難之知何氏竟以是歲爲已卯矣臣宗萬按古文卯作丣酉作丣字形相類故何氏誤以已酉爲已卯非何氏自有長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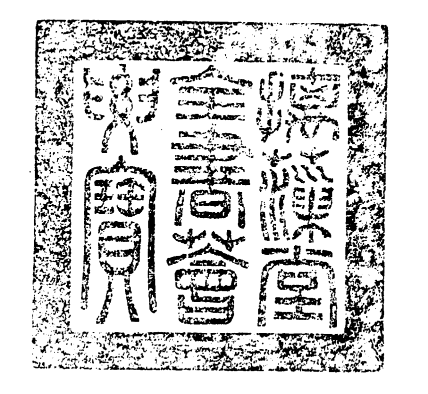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沙隨公至自會○左氏經無滕子公穀經皆有滕字

邾婁鼻我來奔傳以近書也○劉敞曰此文過飾非之辭非要言也



陳咸宜咎出奔楚○臣浩按宜咎自是鍼子之後左氏經作鍼是也但釋文于經下既曰咸本又作鍼則公羊經舊作咸字矣

春秋公羊傳卷二十考證



覆校官編修臣蕭際韶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張曾溶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公羊注疏卷二十二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二百二十五 經部

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二十一 起襄公二十五年盡三十一年

漢何休學 唐陸德明音義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陳儀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注曰者陳鄭俱楚之

與國今鄭背楚入陳明中國當憂助鄭以離楚弱陳故為中國憂録之音義背音佩為于偽反疏注解云正以公羊之義入例書時傷害多者乃始書月即成七年秋吳入州来隐二年夏五月莒人入向之屬是今此書日故為憂録之故也言陳鄭楚之與國者正以宣十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之文也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注會盟再出不舉重者起諸侯欲誅崔杼故詳録之音義重直龍反疏注解云正以文十四年夏公會宋公以下同盟于新城舉盟以為重不言會于某今會盟並舉故須解之僖九年公會宰周公以下于葵丘之下注云會盟一事不舉重者時宰周公不與盟也昭十三年平丘之下注云不舉重者起諸侯欲討棄疾

故詳錄之與此同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陳儀

傳陳儀者何疏解云欲言是國衛侯入于欲言其邑不繫于衛故執不知問衛之邑也曷為不言入于衛注据與鄭突入櫟同音義櫟力狄反疏注解云桓十五年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櫟者何鄭之邑曷為不言入于鄭注云据齊陽生立陳乞家言入于齊今此亦据哀公六年齊陽生之事與之同故云据與鄭突入櫟同矣哀六年傳云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然則陽生實入

陳乞家而言入于齊今衛侯入于陳儀不言入于衛是以据而難之然則陽生入于陳乞之家在國都之内故言入于齊陳儀非國都故不得言入于衛諼君以弑也注以先言入后言弑也時衛侯為剽所簒逐不能以義自復詐順居是邑為剽臣然后候間伺便使甯喜弑之君子耻其所為故就為臣以諼君惡之未得國言入者起詐簒從此始音義諼況元反弑音試注同后年放此伺便音司下婢面反惡烏路反疏注解云先言入后言弑者謂今言入二十六年弑剽是也云時衛侯為剽所簒逐者初見簒逐在十四年今仍未復故言時也云然后候間伺便使甯喜弑之者在下二十六年春云故就為臣以諼君惡之者謂就其

君之文以惡之云未得國言入者云云欲言小白陽生之屬得國乃言入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音義屈居勿反

冬鄭公孫囆帥師伐陳

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音義謁左氏作遏 疏吳子謁亦有一本作遏字者

傳門于巢卒者何 疏解云欲言好死舉門于巢卒欲言其殺卒非殺之稱故執不知問

入門乎巢而卒也入門乎巢而卒者何 疏解云雖加入字仍未分明故更以不知問之

入巢之門而卒也注以先言門后言

于巢吴子欲伐楚過巢不假塗卒暴入巢門門者以為欲犯巢而射殺之君子不怨所不知故與巢得殺之使若吴為自死文所以彊守禦也書伐者明持兵入門乃得殺之音義卒暴七忽反射食亦反疏注解云先言門后言于巢者正以先入其門巢人乃殺故言門于巢卒傳云入巢之門而卒也者解入于巢而卒吴子謁何以名注据諸侯伐人不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注以名卒間無事知以傷𡪺死還就張本文伐名知傷而反卒繫巢知未還至舍巢不坐殺復見𡪺者𡪺

内當以弑君論之辜外當以傷君論之音義復扶又反疏解云上七年傳云鄭伯髡原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已是辜傳也今復發之者正以彼是臣傷其君今此異國因其異故復發之注解云正以伐楚而書名門于巢而言卒其間更無事知以傷之故傷辜而死是以還就于伐而書其名為卒張本文云伐名知傷而反卒繫巢知未還至舍者正以名者卒爵之稱今于伐已名知其見傷而反也其卒之時仍繫巢言之故知於被傷還未至于舍止之處而卒也云巢不坐殺復見辜者上注云與巢得殺是巢不坐殺也言復見辜者對上七年言之故言復也云辜內當云云者上注云與巢得殺之今見辜者正以過國假塗賓客之謙謹重門設守主人之恒備今吳人無禮凌暴巢國若不與殺開衰世諸侯使得縱橫巢無禦備而殺人之君若今舍之又貺漏其罪是以何氏進

退見之若以殺論巢君合絶若以傷論貶黜而已云云之説在上七年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注甯喜為衛侯衎弑剽不舉衎弑剽者讒成于喜音義剽匹妙反為于偽反下文為惡曷為同　疏注解云甯喜為衎弑剽下二十七年傳文云不舉衎弑剽者讒成于喜者言喜若為衎弑剽春秋舉重宜書衎弑今書喜者正由讒成于喜故也是以下二十七年傳曰甯殖死喜立為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為之吾欲納公何如是讒詐成于喜之文也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注衎盜國林父未君事衎言叛者林父本逐衎衎入故叛衎得誅之猶定公得誅季氏

故正之云爾疏注如此解云正以凡言叛者臣盜土之辭故云猶定公得誅季氏者昔林父逐衎衎得誅之季氏不逐定公而定公得誅季氏者正以昭公是父父子一體榮辱同之季氏逐昭公故與定公得誅之也知如此者正以定公元年賈霜殺菽何氏云周十月夏八月微霜用事未可殺菽菽者少類爲稼強季氏象也是時定公喜于得位而不念父黜逐之恥反爲淫祀立煬宮故天示以當早誅季氏是也

甲午衞侯衎復歸于衞

傳此諼君以弒也其言復歸何注据齊陽生至陳乞家時書入于齊不書復歸復歸者入無惡文疏注解云即

哀六年秋齊陽生入于齊傳云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諸大夫不得已皆再拜稽首而君之爾是也云復歸者入無惡文者即桓十五年傳云復歸者出惡歸無惡是也惡剽也注主惡剽衛侯入無惡則剽惡明矣音義惡剽烏路反注及下惡剽以惡并下注故惡反惡惡輕無惡皆同曷為惡剽注据齊陽生不書歸惡舍剽之立於是未有說也注凡篡立皆緣親親也剽以公孫立於是位尤非其次故衛人未有說喜由此得成諼禍故惡以為戒也篡重不書反惡此者因重不得書故得惡輕亦欲以見重音義有說音悅注同以見賢徧

反下出見同疏注解云凡篡立皆緣親親者正以有繼及之道故也云剽以公孫立於是位尤非其次故衛人未有說者若以昭穆言之遠於公子故曰尤非其次也昭穆既遠復無賢德是以衛未有說之也

然則曷為不言剽之立注據衛人立晉疏注在隱四年

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衛侯也注欲起衛侯失衆出奔故不書剽立剽立無惡則衛侯惡明矣日者起甯氏復納之故出入同文也甯喜弑君而衛侯歸則甯氏納之明矣以歸出奔俱日知出納之者同衛侯歸而孫氏叛孫氏本與甯氏共逐之亦可知也名者起盜

國盜國明則復歸為惡剽出見矣音義復納扶又反疏注解云日者趣甯氏復納之正以春秋之例歸與復歸例皆時即僖二十八年夏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何氏云復歸例皆時此月者為下卒出也是也今此書日故須解之云故出入同文也者即十四年夏四月己未衛侯衎出奔齊今此復日故曰同文也云盜國明至見矣者正以復歸者出有惡入無惡故得為惡剽之文何者衎既盜國寧得無惡而入言復歸知更有所見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注痤有罪故平公書葬音義痤在禾反

疏注解云春秋之例君殺無罪大夫及枉殺世子者皆不書葬以明其合絕是以申生無罪不書獻公之葬至昭十一年經云叔弓如宋葬宋平公者正以痤有罪故也若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以其有罪故去弟痤今若有罪仍言世子者正以段有當國之罪重故如其意貶去其弟使如國君氏上鄭所以見段之惡逆矣今痤之罪微不足去世子但是合罪之科故得存其葬矣

晉人執衛甯喜

傳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注据甯喜弒君者稱人而執非伯討疏注解云稱人而執非伯討者僖四年傳文也不以其罪執之也注明不得以為功當坐執人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音義甯乃定反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瑗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音義孔瑗二傳作孔奐

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鱄出奔晉音義鱄市轉反又音專一音直轉反

傳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鱄曷為出奔晉注据與射姑同音義射音亦又音夜疏注解云即文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狐射姑出奔狄傳云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為出奔彼注云据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此非同姓恐見及然則今此亦据公子履出奔之事與射姑同故言据與射姑同矣其公子履之事在上二十年秋為殺甯喜出奔也曷為為殺甯喜出奔注据非同姓音義為殺于偽反下為殺為我為衛注深為皆同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為之注黜猶出逐音義黜勑律反下文注同我即

死女能固納公乎注固猶必也喜者殖子殖本與孫氏共立剽而孫氏獨得其權故有此言音義女音汝喜曰諾甯殖死喜立為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為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納我吾請與子盟注盟者欲堅固喜意喜曰無所用盟注時喜見獻公多詐欲使公子鱄保之故辭不肯盟曰臣納君義也無用為盟矣請使公子鱄約之注喜素信鱄以為鱄能保獻公獻公謂公子鱄曰甯氏將納

我吾欲與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子固為我與之約矣公子鱄辭曰夫負羈縶注縶馬絆也音義羈縶本又作馽下陟立反馬絆也絆音半執鈇鑕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注僕從者庶孽衆賤子猶樹之有孽生音義鈇音甫又方于反鑕之實反從君才用反又如字注同孽魚列反又五割反注及下同疏執鈇鑕者似若司弓矢云甲革椹鑕之類若夫約言為信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也注鱄見獻公多詐不敢保音義與音預獻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爾

注欲以此語迫從令必約之音義令力呈反公子鱄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甯喜注獻公歸至國背約殺甯喜音義背音佩下同公子鱄挈其妻子而去之注懟恚不能保獻公音義挈苦結反恚一睡反將濟于河攜其妻子注攜猶提也而與之盟注恐乘舟有風波之害已意不得展故將濟豫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注昧割也時割雉以為盟猶曰視彼割雉負此盟則如彼矣傳極道此者見獻公無信剌鱄兄

為彊臣所逐既不能救又移心事剽背為姦約獻公雖復因喜得反誅之小負未為大惡而深以自絕所謂守小信而忘大義拘小介而失大忠不為君漏言者即漏言當坐殺大夫不得以正葬正葬明喜有罪

音義 眛舊音刎亡粉反一音末又音蔑割也見疏注獻賢徧反下見此同復扶又反介音界

疏解云獻公之入甯喜之由背賢弟之約殺所恃之人應為大惡而言小負者正以甯氏殺逐兩君累世同惡雖納舊君未足掩其前罪今獻公違約殺之故謂之小負何氏必知小負者正以下二十九年秋葬衛獻公若殺無罪大夫例不書葬而獻公書葬甯喜有罪明矣喜既有罪則殺之者罪輕其罪既輕謂之小負

不亦宜乎君漏言者即文六年傳云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是也然則君漏言者即坐殺大夫故當去其葬而文六年晉襄公由漏言以殺處父而經書公子遂如晉葬襄公者正以彼經殺在葬後是以不得去其君葬矣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傳曷為再言豹注据盟于首戴不再出公疏注解云即僖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以下會王世子于首戴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是也殆諸侯也注殆危也危諸侯故再出豹懼錄之曷為殆諸侯注据首戴不殆為衛石惡在是也曰惡人之徒在是矣注衛

侯衎不信而使惡臣石惡来故深為諸侯危懼其將
負約為禍原先見此者衎負鱄殺喜得書葵嬿於義
絶可欲起其小負會盟再出不舉重者方再出豹也
石惡惡者下出奔是也疏注會盟再出觧云正以文十四年夏公會宋公以下同盟于新城舉盟以為重不言會于其今此會盟並舉故須觧之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注是后閽殺吴子餘祭
蔡世子般弒其君莒人弒其君之應音義閽殺音昏下音弒二十九
年同祭疏注觧云即下二十九年夏五月閽弒吴子餘
側界反疏祭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三十

一年冬十月莒人弑其君密州是也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注豹羯爲政之所致疏注解云成元年無冰之下注云尚書曰舒恒燠若易京房傳曰當寒而温倒置也是時成公幼少季孫行父專權而委任之所致即其義也而偏指豹羯者正以數年以来專見豹羯之事不見季孫見經明是時豹羯用事故也即上二十三年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渝二十四年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以下于宋案下文秋仲孫羯如晉二十九年夏仲孫羯會晉荀盈以下城杞之屬是也

夏衛石惡出奔晉

邾婁子来朝

秋八月大雩注公方久如楚先是豫賦于民之所致䟽

注解云即下十一月公如楚二十九年夏五月公至自楚是也

仲孫羯如晉

冬齊慶封来奔

十有一月公如楚注如楚皆月者危公朝夷狄也䟽注解云如楚皆月者即此及昭七年三月公如楚皆月之屬是也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注靈王

乙未楚子昭卒注乙未與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

也葬以閏數卒不書閏者正取期月明期三年之喪始死得以閏數非死月不得數閏

音義　閏數所主反下同　期居其反又作朞

疏注解云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傳云閏不書此何以書注云据楚子昭卒不書閏傳云喪以閏數也注云謂喪服大功以下諸喪當以閏月為數傳又云喪曷為以閏數注云据卒不書閏傳云喪數畧也注云畧猶殺也以月數恩殺故并閏數然則大功以下以月為數故得數之故此注云葬以閏數云卒不書閏者正取期月者以其取期月故不得書閏矣何者以閏非正月故也以此言之明期三年之喪始死在閏月得數之何者正以閏月者前月之餘故得繼前月言之若閏不在始死之月則不得數之何者期三年皆以年計若通閏數之則不滿期三年故也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傳何言乎公在楚注据成十一年正月公在晉不書

疏注解云即成十年秋七月公如晉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則知正月之時公在晉明矣

正月以存君也注正月歲終而復始臣子喜其君父與歲終而復始執贄存之故言在在晉不書在楚書者惡襄公久在夷狄為臣子危錄之音義復扶又反惡烏路反下惡以同為臣于偽反下故為為季子傳凡為同

疏注解云公在國時恒以歲首存之令君在楚不得行此事故書其所在云在晉不書云云者即成十一年是也若然案昭三十一年三十二年皆云春王正月

公在乾侯何言在晋不書者昭三十年注云閔公運潰無尺土之居遠在乾侯故以存君書明臣子當憂納之然則閔公失國遠在晋地是以書之仍非常例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衎卒

閽弑吴子餘祭

傳閽者何䟽解云欲言其臣閽非臣稱欲言非臣而得弑吴子故執不知問門人也

注守門人號刑人也注以刑為閽古者肉刑墨劓臏

宫與大辟而五孔子曰三皇設言民不違五帝畫象

世順機三王肉刑揆漸加應世黠巧姦偽多音義劓魚器反臏毗忍反辟婢亦反畫音獲應應對之應黠閑八反　疏注解云何氏所以必言古者肉刑者正以漢文帝感女子之訴恕倉公之罪除肉刑之制故指肉刑為古者矣知五刑為此等者正以元命包云墨劓辟之屬千臏辟之屬五百宮辟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列為五刑罪次三千是也案周禮司刑職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刖罪五百宮罪五百大辟五百凡二千五百與此違者鄭駁異義云臯陶改臏為剕呂刑有剕周改剕為刖然則司刑職周刑也孔子為春秋採摘古制是以元命包之文與司刑名異條目不同云孔子曰三皇設言民不違五帝畫象世順機三王肉刑揆漸加應世黠巧姦偽多者孝經說文言三皇之時天下醇粹其若設言民無違者是以不勞制刑故曰三皇設言民無違也其五帝之時黎庶

已薄故設象刑以示其恥當世之人順而從之檴而
疾之矣故曰五帝畫象世順檴也畫猶設也其象刑
者即唐傳云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注云純緣
也時人尚德義犯刑者但易之衣服自為大恥中刑
雜屨屨履也下刑墨幪幪巾也使不得冠飾周禮罷
民亦然上刑易三中刑易二下刑易一輕重之差以
居州里而民恥之是也三王之時劣薄已甚故作肉
刑以威恐之言三王必為重刑者正揆度其世以漸
欲加而重之故曰揆漸加也當時之人應其時世而
為黠巧作姦偽者彌多于本用此之故須為重刑也
云云之說備在孝經疏　刑人則曷為謂之閽注据非刑人名刑
人非其人也注以刑人為閽非其人故變盜言閽疏
注解云曲禮上篇云刑人不在君側鄭注云為怨恨
為害祭統云古者不使刑人守門然則刑人不合為

閽故曰以刑人為閽非其人也刑人弑君正合書盜故哀四年盜弑蔡侯申之下傳云弑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弑何賤乎賤者也賤乎賤者孰謂謂罪人也是其刑人弑君正合稱盜之文是以此注云故變盜言閽

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音義近附近近之近

注刑人不自賴而用作閽由之出入卒為所殺故以為戒不言其君者公家不畜士庶不友放之遠地欲去聽所之故不繫國不繫國故不言其君

疏解注云猶言不自重似若世人名輕賤之物云非可賴也又云公家不畜士庶不友放之遠地欲去聽所之者出禮記王制文注故不至其君者言故不繫國者謂不言吳閽也既不繫國則絕君臣之義故不言弑其

君矣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齊鄭公孫段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城杞注書者杞時微善能成王者後䟽衛世叔齊解云左氏經作大叔儀

晉侯使士鞅来聘音義鞅於丈反

杞子来盟注貶稱子者微弱不能自城危社稷宗廟當坐善諸侯城之復貶者諸侯自閔而城之非杞能以善道致諸侯䟽注解云杞是王者之後實為公但春秋之義假魯為王新周故宋黜杞為伯是以莊

二十七年冬杞伯来朝注云杞夏後不稱公者春秋黜杞新周而故宋以春秋當新王然則杞之常爵正合稱伯而稱子者微弱不能自城危社稷宗廟當坐故也云云之説在僖二十三年

吴子使札来聘音義札側八反

傳吴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注据向之會稱國䟽注解云即上十四年季孫宿叔老會晋士匄以下會吴于向是也賢季子也

何賢乎季子注据聘不足賢而使賢有君有大夫荆人来聘是也䟽注荆人来聘解云即莊二十三年夏荆人来聘是也然則彼亦来聘而但稱人則知来聘之功不足褒美今得加文故怪之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謁也

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注與并也并季子四人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謁曰今若是迮而與季子國注迮起也倉卒意音義迮子各反起也卒七忽反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為君注迭猶更也音義迭大結反更也更音庚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為君者皆輕死為勇䟽解云言其或輕其死或為勇事即餘祭不遠刑人謁為巢門所殺是也飲食必祝注祝因祭祝也論語曰雖疏食菜羹瓜祭是也音義祝之又反又之六反注同疏食音嗣䟽

注解云論語鄉黨文言雖疏食菜羹及瓜質薄之物亦必祭其所先君子有事不忘本也引之者証飲食有祭之義吳子因此祭而得自祝也曰天苟有吳國注猶曰天誠欲有吳國當與賢弟疏注解云言天誠有吳而不滅之我當將國以與賢弟也尚速有悔於予身注尚猶努力速疾也悔咎予我也欲急致國於季子意疏解云案成十七年左氏傳云晉士燮祈死下何氏作膏肓難之曰休以為人生有三命有壽命以保度有隨命以督行有遭命以摘暴未聞死可祈也昔周公之隆天不出妖地不出孽陰陽和調災害不生武王有疾周公植璧秉珪顧以身代武王疾愈周公不夭由此言之死不可請偶自天祿欲盡矣非果死今左氏以為果死因著其事以為信然于義左氏為短然則今此謁等亦

自祈死而得難左氏者公羊此事直見謁等愛其友弟致國無由精誠之至而願早卒遂忘死不可祈之義矣猶如周公代死子路請禱之類豈言謁等祈得死乎而謁及餘祭之死或入巢之門或閽人所殺抑亦事非天眷也豈如左氏以果死為信然故得難之然則季子仁者知兄如此何不早去而令三君遇咎自悔者蓋謁等但為密謀季子不知是以未去耳故謁也死餘祭也立注故迭為君疏解云謁也死在上二十五年餘祭也立在上二十六年餘祭也死夷眜也立夷眜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已焉僚者長庶也即之音義使所吏反下同僚力雕反長丁丈反下注同注緣兄弟相繼而即位所以不書僚篡者緣季子之心

惡以己之是揚兄之非故為之諱所以起至而君之

疏解云餘祭也死在今年夏夷昧也立在明年夷昧也死在昭十五年春　季子使而反

至而君之爾注不為讓國者僚已得國無讓也疏解云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者在昭十五年

闔廬曰音義闔戸臘反廬力居反先君之

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疏解云三君皆爾

故言凡凡者非一之辭　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

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焉得為君乎

於是使專諸刺僚注闔廬謁之長子光專諸膳宰僚

者炙魚因進魚而刺之音義命與音餘下同馬於虔反本又作惡音烏刺七賜反又七亦反注同耆市志反疏注解云闔廬謂之長子光者正以上云則我宜立故也云專諸膳宰僚者炙魚因進魚而刺之者吴語文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注兄弟相殺者謂闔廬為季子殺僚音義爾殺申志反注殺僚同篡初患反去之延陵注延陵吴下邑禮公子無去國之義故不越竟疏解云自闔廬以下至去之延陵皆在昭二十七年終身不入吴國注不入吴朝

既不忍討闔廬義不可留事疏注解云正以延陵者竟內之邑而言不入吳國故以朝廷解之故君子以其不受為義以其不殺為仁注故大其能去以其不以貧賤苟止故推二事與之疏注解云言由其能去之故君子與之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注据其本不賢其君以季子為臣則宜有君者也注方以季子賢許使有臣有大夫故宜有君札者何疏解云欲言其名違賢者例欲言其字仍不足其氏故執不知問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注故降字

而名疏解云壹而足者即莊二十五年春陳侯使汝叔來聘是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為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注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字季子則遠其君夷狄常例離君父辭故不足以隆父子之親厚君臣之義季子讓在殺僚後豫於此賢之者移諱于闔廬不可以見讓故復因聘起其事音義遠于萬反見賢徧反疏注解云殺僚在昭二十七年夏言移諱于闔廬者移卻季子讓國之文諱去闔廬之殺是以不得見其讓矣故彼注云不書闔廬弒其君者為季子諱明季子不忍父子兄弟自相殺讓國闔廬欲其享

之故為沒其罪也是也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音義燕音烟

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頗來聘注月者公數如晉希見荅今見聘故喜錄之音義薳于委反頗音皮又音彼一音普何反一本作跛者音同二傳作薳罷數所角反

疏注解云文當言如晉是若有作如楚字者誤也言數如晉者即上三年春公如晉四年冬公如晉八年春公如晉十二年冬公如晉二十一年春公如晉之屬是也在位之間五朝

于晋故言數也言希見荅者上十二年夏晋侯使士彭来聘二十九年夏晋侯使士鞅来聘是也魯侯五朝而晋人再荅故謂之希二十八年公一如楚楚亦一報故喜録之也案上元年晋侯使荀罃来聘而觧之言希者以其公如晋之前非荅公之事故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注不日者深為中國隐痛有子弑父之禍故不忍言其日音義般音班深為于僞反下為伯不為為中國同疏注解云欲道文元年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以其是夷狄忍言其日也

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注伯姬守禮含悲極思之所生外災例時此日者為伯姬卒日音義思息吏反疏注解云外災例時即

莊十一年秋宋大水莊二十年夏齊大災上九年春宋火之屬是也而昭九年夏四月陳火書月者正以楚人強暴行詐枉滅君子閔之故特月矣故彼注云月者閔之是也而昭十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而書日者正以四國同日而俱災四國者天下象若曰無天下云爾故日之然則此不合日而日自為伯姬卒故日若然即魯女之卒例合書日而莊四年三月紀伯姬卒不日者彼夏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何氏云卒不日葬日者魯本宜葬之故移恩錄文于葬是也以此言之則知莊二十九年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三十年八月癸亥葬紀叔姬亦是魯本宜葬之故移恩錄文與葬也

天王殺其弟年夫注王者得專殺書者惡失親親也未三年不去王者方惡不思慕而殺弟不與子行也不從

直稱君者舉重也莒殺意恢以失子行錄設但殺弟不能書是也不為諱者年夫有罪

音義　年音佞又如字二傳作佞夫惡失烏路反下皆同去起呂反行下孟反下子行其行同

疏　注解云諸侯之義不得專殺大夫若大夫有罪而殺之者皆惡于專殺是以書見今此天王也自得專殺若殺大夫宜不書之書者以其未王而殺母弟失親親故惡而書也○文九年毛伯來求金之下傳云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注云俱繼體其禮不得異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于其封內三年稱子也然則靈王之崩在二十八年十有二月則於此時未三年也未合稱王而稱王者責其在父服之內方當思慕而已而殺其母弟非人子之義是以直稱天王不與其子行

也而昭二十二年夏四月景王崩至二十三年秋七月天王居于狄泉亦未三年而稱天王者彼傳云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何氏云時庶孼並篡天王失位徙居微弱甚故急著正其號明天下當救其難而事之是也○僖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傳云曷為直稱晉侯以殺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注云甚之者甚惡殺親親也春秋公子貫于先君惟世子與母弟以今君録親親也今舍國體直稱君知以親親責之然則殺世子母弟者皆直稱君甚之今經云天王殺其弟年夫者寧知不是直稱爵之例而知天王者乃是不與子行者正以其在父服之内而不思思慕反殺先君之子以此為重故知義然云莒殺意恢以失子行録者即昭十四年冬莒殺其公子意恢注云莒無大夫書殺公子者未踰年而殺其君之子不孝尤甚故重而録之稱氏者明君之子是也云設但殺弟不能書是也者正以莒殺意恢以其在喪内故書而責之則知天王殺弟

若不在喪不書矣若諸侯之義不得專殺大夫而言莒殺意恢在喪内乃書者正以意恢直莒子之弟不為大夫故也今此王者自得專殺若不在喪内何勞書乎故云設但殺弟不能書是也云不為諱者年夫有罪者春秋之義雖言黜周而王魯乃實天子服内殺弟是甚惡何故不為尊者諱因年夫有罪則王者之惡稍輕是以春秋不復諱矣

王子瑕奔晉注稱王子者惡天子重失親親音義重直用反

又直勇反疏注解云正以文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注云叔服王子虎也不繫王者不以親疎錄也今此王子瑕言王子者正惡天王重失親親故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音義共音恭

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宋災伯姬卒焉注說在下也其稱謚何注据葬紀伯姬不言謚疏注解云即莊四年齊侯葬紀伯姬是也然則宋伯姬得稱謚者以其賢故也則紀伯姬不言謚者不賢明矣若然案隱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何氏云叔姬者伯姬之媵也媵賤書者後為嫡終有賢行紀侯為齊所滅能處隱約全竟婦道故重錄之然則紀叔姬亦有賢行而莊三十年葬紀叔姬之経不云謚者葢以劣於宋伯姬故不得與之同文何者能處隱約全竟婦道豈同守節盡誠逮火而死乎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注謂有事宗廟不

見傅母不下堂注禮后夫人必有傅母所以輔正其行衛其身也選老大夫為傅選老大夫妻為母音義傅母如字又武侯反本又作姆同　䟽注觧云春秋說文作時王之禮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注故賢而録其謚䟽觧云逮乎火而死者為火所逮環而死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冬十月葬蔡景公

傳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注君子為中國諱使

若加弑月者弑父比髡原恥尤重故足諱辭音義弑音試下

疏注解云凡君弑者雖賊未討亦書其君葬故同 昭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冬葬許悼公傳云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弑也○弑父比髡云云者解云即上七年冬十二月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傳云諸侯卒其封内不地此何以地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孰弑之其大夫弑之曷為不言其大夫弑之為中國諱也八年夏葬鄭僖公傳云賊未討何以書葬為中國諱也何氏云探順事上使若無賊然不月者本實當去葬責臣子故不足也然則案彼髡原為大夫所弑雖為中國諱而書其葬猶責不足其文今此蔡侯為子所弑比於髡原為恥尤重是以足其諱辭備書時月也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

杞人小邾婁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傳宋災故者何諸侯會于澶淵凡為宋災故也會未有言其所為者此言所為何音義凡為于偽反下及注所為同疏解云上下諸會不錄所為唯此特書故執不知問

錄伯姬也注重錄伯姬之賢為諸侯所閔憂諸侯相聚注聚歛也相聚歛財物而更宋之所喪注更復也如今俗名觧浣衣復之為更衣音義更音庚又古孟反復也償也喪息浪反下注同浣户管反曰死者不可復生爾財復矣注復者如故時諸侯共償復其所喪

音義復扶又反償常亮反此大事也曷為使微者注據詳錄所為故卿也卿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注據善事也卿不得憂諸侯也注時雖各諸侯使之恩實從卿發故貶起其事明大夫之義得憂內不得憂外所以抑臣道也宋憂內并貶者非救危亡禁作福也疏注時雖至其事解云以此言之若恩從君發而使大夫行之雖其非正罪不至貶也○明大至臣道解云在禮家施不及國而言得憂內者正謂救危亡之時助君憂內不謂自專行之以此言之若助君憂內以救危之時雖恩發大夫不合譏○宋憂至福也解云言宋雖遭災未至於滅而恩發于大夫外求鄰國近乎作福是以禁

之洪範云惟辟作福惟辟作威今乃大夫行之故云禁作福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宫注公朝楚好其宫歸而作之故名之云爾作不書者見者不復見音義好呼報反見者賢徧反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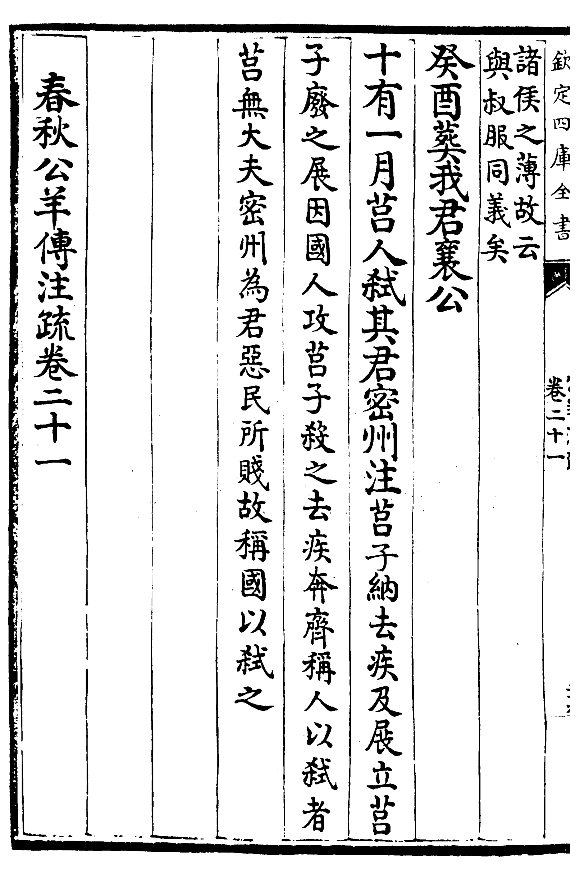
疏注解云正以上言公如楚公至自楚下言公薨於楚宫故云朝楚好其宫歸而作之故名楚宫○哀公三年夏五月辛卯桓宫僖宫災傳云此皆毁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曷為不言其復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何氏云謂内所改作也哀自立之善惡獨在哀故得省文然則言見者不復見謂春秋之義諸是内所改作者但隨其重處一過見之而已其餘輕處不復見之所以然者正以哀自作之還于哀上災之善惡獨在于哀故

得省文矣今此作楚宫亦是襄自作之還復襄自毁之善惡獨在于襄故得省文故引彼傳云見者不復見也以此言之則知成六年立武宫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宫亦是内所改作而重見者正以成公立之至昭乃有事立之祭之者異故不得省文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巳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来會葬注此書者與叔服同義疏注解云文九年春天王使叔服来會葬傳云其言来會葬何會葬禮也何氏云常事書者文公不肖諸侯莫肯會之故書天子之厚以起諸侯之薄然則今此會葬亦是常禮而書之者亦是襄公不肖諸侯莫肯會之故書滕子之厚以起



諸侯之薄故云與叔服同義矣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注莒子納去疾及展立莒子廢之展因國人攻莒子殺之去疾奔齊稱人以弑者莒無大夫密州為君惡民所賤故稱國以弑之

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二十一

春秋公羊傳卷二十一考證

諸侯同盟于重丘　注：起諸侯欲誅崔杼，故詳錄之。○臣召南按：劉敞曰：是後遂無誅杼之事，則此妄說也。按左傳夷儀之會，晉本欲伐齊，齊人以莊公說，且賂之，晉遂按兵，則重丘之同盟，正是受賂而黨于崔杼耳。注近於誣。

衛侯入于陳儀　傳注：不能以義自復，詐匍居是邑為剽臣。○劉敞曰：傳非也。衎雖失位，非剽臣也；剽雖得國

非衎君也春秋豈得謂衎為諼君乎哉何休又謂衎不能自復遂詐為剽臣此非人情何有此事哉入於陳儀者猶突入於櫟公在鄲耳不須多疑而更紛紛也

宋公殺其世子痤注痤有罪故平公書葬○劉敞曰痤稱世子無惡明矣且凡葬者臣子之事也君弒不討賊不書葬者以為無臣子故不書耳今以誅大夫之故故去其葬謂誅大夫與弒君等乎且凡君殺母弟

世子則直稱君殺大夫則稱國所以貶之甚明矣何賴於葵不葵乎

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傳為衛石惡在是也曰惡人之徒在是矣○臣名南按此傳甚陋就令石惡是大惡人亦不能危殆諸侯況以其名惡即謂之惡人乎王應麟困學紀聞曰以石惡為惡人劉原父非之曰董賢可謂賢乎又以仲孫何忌為譏二名新莽之制蓋出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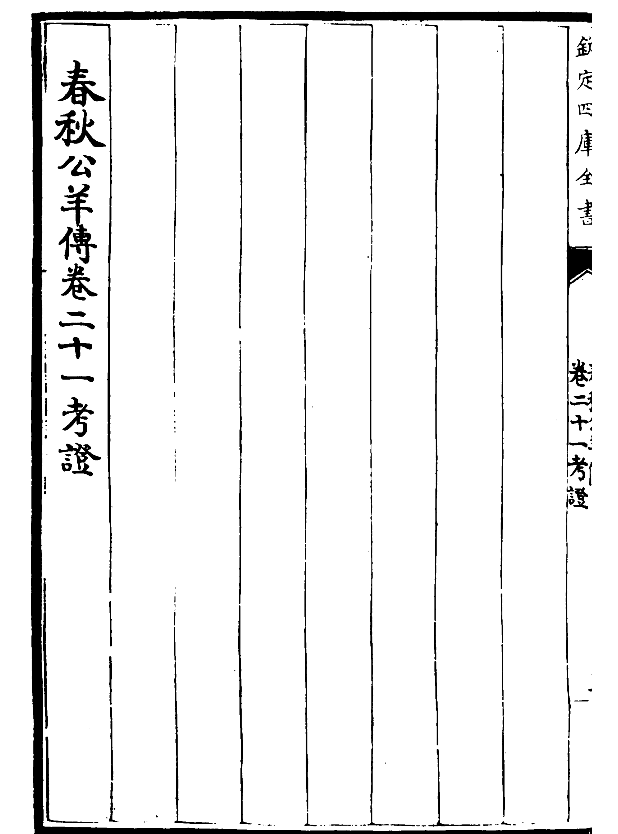
秋八月大雩注先是豫賦於民之所致○臣浩按經傳皆無此事何休以意言之耳

閽弑吳子餘祭傳君子不近刑人䟽故不至其君者○推尋文義至字似當作言

吳子使札來聘傳尚速有悔于子身䟽案成十七年左氏傳云晉士燮祈死下何氏作膏肓難之○臣名南按漢儒黨同伐異即此一事可以盡破其説夫謁餘祭夷昧之飲食必祝何異於晉士燮魯叔孫婼之祈

禱乎精誠所感鬼神相之其義一也休知難左氏而不難公羊疏家又為之曲觧皆虛費辭者也

葬宋共姬疏莊三十年葬紀叔姬之經不云謚者葢以劣於宋伯姬○臣宗萬按紀叔姬能處隠約全竟婦道不得謂劣於宋伯姬經於葬不書謚者國滅耳非有謚而不書也疏乃強分優劣失之鑿矣



春秋公羊傳卷二十一考證